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2019年·第2期·总期: 138+ S\$5.00



## 鼎艺团开启新乐季

- 第一代殖民地官员约翰斯顿琐记 · 姚瑞耘忆述三叔姚国华
- 李国樑寻根路上的体悟 · 东方文化艺术的世界传播者蔡曙鹏
- 维多利亚剧院及音乐厅 · 泉州丁马成宅邸 · 一方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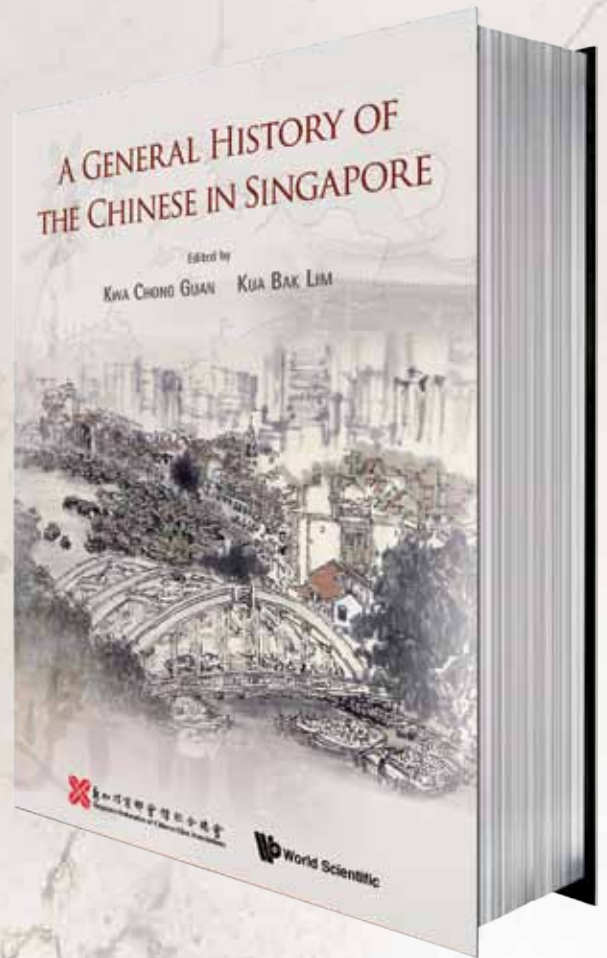
#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Co-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The book documents over 700 years of Singapore's history from her early years, even before Sir Stamford Raffles' arrival. More specifically, it documents the lif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growing the nation's economic, societal, cultural and even political scenes.

With "Pride in our Past, Legacy for our Future" as its key objective, this book aims to preserve the Singapore Chinese story, history and heritag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s well as keep our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alive. Therefore, the book aims to serve as a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Singaporeans, new immigrants and foreigners to have an epitome of the Singapore society.

<b>Extent</b>	800 pages
<b>Publication Date</b>	May 2019
<b>Hardback</b>	\$88
ISBN	978-981-3277-63-2
<b>Paperback</b>	\$46
ISBN	978-981-3278-32-5



## 新加坡華人通史 (英文版)

由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與世界科技出版社聯合出版

《新加坡華人通史》(英文版)內容浩瀚,涵蓋領域廣,時間跨度大。全書從開埠前的新加坡場景開始,到本土的意識形態如文化、教育、乃至出版、戲劇、美術、影視活動及表演藝術等等,都有著墨。這樣可讓讀者更能全面地窺視新加坡華人的全貌。

頁數	800 頁
出版日期	2019年5月
精裝版	\$88
ISBN	978-981-3277-63-2
平裝版	\$46
ISBN	978-981-3278-32-5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一个人，如果没有故事，说明他的阅历不够丰富。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故事，说明她的底蕴不够深厚。

城市的故事，其实就是人的故事。故事多的人，自然会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气质：“耐读”。

我们的花园城市要“耐读”，单从硬件方面去努力，显然不足够，文化、艺术及其软实力的提升，更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因此，以人为本的书写、采访、报道；搜集城市故事、梳理城市脉络、构建人文景观将会成为《源》杂志的“重头戏”。

“先贤后裔”就是我们梳理城市脉络的栏目之一。我们以新加坡的先贤为源头，通过两代、甚至三四代人的故事，来构建这条生命的脉络。《亦师亦父——姚瑞耘忆述三叔姚国华》，就能让我们从受访者的口述中，了解两代人的生活轨迹，明晰先贤与后裔的血脉渊源及其精神传承。

“开埠史话”从历史的深度，挖掘这个城市成长的故事。当然，城市的成长与人的成长休戚相关。《那人、那海角、那码头》就叙述了一个与这座城市的商贸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约翰斯顿。透过该文诗意的标题，我们仿佛看到了百多年前，新加坡海角红灯闪耀的历史场景。

“吾乡吾厝”则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现华人先贤丁马成建设“家园”的观念及“国家认同”的情感转变。让我们透过其远在祖居地的建筑，体味到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

翻开杂志，一幕幕的场景会蒙太奇般的闪现。“戏如人生”、“文坛掠影”、“人物景点”，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人，今天的故事。蔡曙鹏，为了文化艺术的国际传播，俨然鲲鹏展翅，飞翔在世界各地；丁云，在四季如夏的岛国书写着生命的春天；李国樑，则执着于讲述前人的故事，不想，他这观景之人，却也是城中一景。

我们乐见这样的城市景观。就像《鼎艺团开启新乐季》一样，春意盎然的音符值得期待。在2019的这个春季，我们期待狮城书写出更多春的故事、谱写出更多春乐章。也期待《源》杂志有越来越多“耐读”的故事。

2019年·第2期·总期: 138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严孟达 副主任: 李叶明  
委员: 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煜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mailto:huangsin@pacific.net.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http://www.pcl.com.sg)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7/02/2019

### ■ 出版 ■

2019年4月

支持机构: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目录。

- p.4**    **先贤后裔**    亦师亦父    莫美颜  
—— 姚瑞耘忆述三叔姚国华
- p.8**    **开埠史话**    那人 那海角 那码头    黄兰诗  
—— 第一代殖民地官员约翰斯顿琐记
- p.13**    **旧貌新颜**    实利基路与两座山    李国樑  
—— 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
- p.18**    **戏如人生**    东方文化艺术的世界传播者蔡曙鹏    沈蕊蕊
- p.23**    **吾乡吾厝**    声声念慈思故里    陈煜  
—— 泉州丁马成宅邸
- p.28**    **从新出发**    人生是一场投资    刘庭芝
- p.30**    **总会专递**    《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 今年6月面世    欧雅丽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 正式上线    黄丽晶
- p.32**    **社团聚焦**    《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新书发布    欧雅丽



p.31 总会专递





p.18 戏如人生



p.54 文坛掠影



p.58 人物景点

- p.34 艺文脉动** 崔大地书法展 沈芯蕊  
鼎艺团开启新乐季 王书雅  
2018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花落谁家? 欧雅丽  
转身，谁在转身?  
——记黄意会摄影展《转身》 黄嘉一
- p.42 南洋风情** 跨境边佳兰 林海燕
- p.44 天南地北** 论国家兴衰的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 符懋濂
- p.46 杏坛岁月** 一方国土 尤今  
——谈课室控制
- p.48 建筑情缘** 维多利亚剧院及音乐厅 虎威
- p.50 华语华文** 鸿雁传书卅四载 心系中文现代化 汪惠迪
- p.52 医药保健** 女性更年期保健 李日琳
- p.54 文坛掠影** 生命的春天 齐亚蓉  
——专访丁云
- p.58 人物景点** 四代人 四段路碑 林高  
——李国樑寻根路上的体悟
- p.62 本土文学** 无名英雄 茹穗穗

姚瑞耘及夫人王霓辉



**姚**国华(Yao Kwok Wah 1910-1975)是公教中学的创校校长，也是公教华英文并重教育体制的奠基人。他原籍中国广东省揭阳县，少年时代到广州继续学业，中学毕业后入北平中国大学(1949年停办)攻读华文及英文，21岁学成南返乡，先后出任汕头市现代中学教务主任及若瑟中学校长。

1934年新加坡中华公教进行会的李斯德神父及李庆元会长策划创办一所公教华文学校，需要一位中英兼通的天主教徒担任校长。李庆元跟姚国华在曼谷教书的大哥姚国佐(又名任甫)认识，经后者推荐，两人就决定聘请姚国华来新加坡筹办学校。

### 中英双语教育的推手

从一间小屋子，到在原址扩建校舍；1937年创办中学；1939年改校名为公教中学；1950年退休。姚国华总是不忘办校的初心：积极推动双语教育。

1935年，姚国华是个怀抱理想和抱负，踏入社会没多少年的小伙子。他听说，一雨成秋的新加坡有一所小学校，学生是一群孤苦无依的孤儿，没问明薪金待遇就答应李庆元过来任教。

起初姚国华每个月只支取60元薪水。据说，

这样的收入比当年华中和养正学校校长的薪酬低好几倍。那时姚国华虽然尚未成家，但上有老妈要奉养，手头一点都不宽裕，但他可以为了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入学，主动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除一两块钱替他付学费。

姚国华在家中排行第三。现年88岁的姚瑞耘(Yao Swee Yuin)是姚国佐的儿子，也即姚国华的侄子，他是公教中学校友，是一名退休建筑师。在历史学者柯木林的安排下，笔者与姚瑞耘作了专访，姚瑞耘的回忆让我们对姚国华这位可敬的教育工作者有了更多的认识。

办校之初公教就是一所中英并重的学校。姚国华从香港、广州、上海及北京的学习与生活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学生只精通华文不足以保障职场前途，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尤其如此。这个教学理念得到公教进行会鼎力支持。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好英文，姚瑞耘还记得，当他升上高中时，除国文、中国历史这两个科目以华文华语教学外，其余科目全改用英文课本，而且师资优良，郑春华便是其中一位。

郑春华毕业自圣约瑟书院，后负笈汕头攻读华文，是一名中英兼通的英文老师。姚瑞耘说，这名老师在课堂上从不说华语，也不讲方言，只讲英



旧校舍的“公教中学”为姚国华所题



公教中学创校  
校长姚国华

# 三叔姚国华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语，不过他会把英文生词写在黑板上，还加上华文注解，使学生获益不浅。当年的英文老师还包括欧亚裔Rosario，和来自檳城、毕业于莱佛士书院的Malcom Thomson。

公教初中毕业生还在姚国华的鼓励下参加剑桥九号文凭考试。1948年共有14名公教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是公教首批剑桥文凭考生，考取文凭的共8人，姚瑞耘是其中一个。他后来到英国修读建筑学，当上建筑师，其余七人也在多个专业领域发展，有医生、律师、会计师、华文报章英国特派员等。

姚瑞耘说，三叔姚国华也很注重学生的历史和国文教育，并把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和五经编入国文教程中，负责老师就有古文根底深厚的姚国佐。

二战期间，在日军统治下本地学校都必须教授日文，不准教华文。姚国华却冒险在夜里偷偷为学生补课，半夜把笔记抄在黑板上，等学生一早抄好后马上擦掉，借此维持学生的基础教育，可谓用心良苦。

日军占领时期，姚国华还特地把万有文库、四书五经等书籍及科学实验仪器藏在教师宿舍内一个隐秘的房间里，以免遭日军破坏或洗劫。

公教四层楼的小学部于1951年落成，姚国华居

功不小。小学部的兴建是通过筹款的方式落实的。为了筹集建校经费，姚国华等人亲自北上当时马来西亚的知知港、吉隆坡等地筹款。看姚国华如此热心教育，连贫困的割胶工人都大受感动，捐出仅有的5元或10元支持公教的建校计划。

身为一校之长，姚国华事无大小总是尽可能亲力亲为。今天保留在公教中学旧校舍的中文校名：“公教中学”四个字是姚国华的手笔。除了目前的校歌，公教之前曾有过另一首校歌，作词人也是姚国华：

美哉公中，盛哉公中，优雅学府，屹立南洋中。  
莘莘学子，德修学攻，矢信失望，必爱必恭。  
智、义、勇、节，四德是从。

美哉盛哉，学府公中，屹立南洋中。

这首校歌用词古朴，气质儒雅，作曲者是姚国华的侄辈姚宏芬(Yao Hongfen)，他是公教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之一，也是姚瑞耘的哥哥。

姚瑞耘说，哥哥天资很高。他于1939年南来，隔年就考到剑桥初中文凭，只学了两年就会弹奏管风琴。

姚国华1950年离开公教中学，被教育局委任为华校视学官。期间他仍继承公教中学成立的宗旨，在他的督促下，立化中学、华义中学、圣尼



格拉学校、武吉班让中学等校都成了中英并重的双轨学校。

为教育事业奔波忙碌的姚国华并没忘记自己的故乡和同乡。据知，姚国华也是倡议创办揭阳会馆的其中一人。原来上世纪30年代末期，揭阳县水灾为患，当时侨居新加坡的揭阳人要筹款救济乡亲，却苦于无组织带头开展筹款活动，后李魁士、方静堂，姚国华等人倡议筹组同乡会，揭阳会馆于是在1941年成立。新加坡沦陷期间揭阳会馆的会务被迫停顿。战后方静堂和姚国华积极策划会馆复兴工作，揭阳会馆终于1946年底复办。

### 资助侄子姚瑞耘完成学业

姚国华与姚瑞耘叔侄亲如父子。姚国华晚婚，离开公教中学时仍孑然一身，在后港一个店屋楼上租房居住，陪伴他的就是侄子姚瑞耘，他们同屋共宿年余。

在姚瑞耘心目中的三叔姚国华不仅是个无私的教育工作者，还是个爱护幼辈的长者。“三叔资助我完成在英国大学的建筑系课程，我结婚时父亲已离世，他义不容辞以家长的身份向女方家长提亲。”

姚瑞耘的父亲虽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家境一般。在公教中学念完高中后，姚瑞耘决定到英国攻读建筑学。那时英国的机票一张要1402元，1英镑对8.6新元，到英国深造需要一笔庞大的开销。

为了筹措学费，姚瑞耘一人打三份工。上午在华中教英文，下午在中正中学分校教英文，晚上则为一个家庭的五个兄弟补习，每个月便有800元左右的收入。

姚瑞耘说：“我是一名华校毕业生，如果不是三叔在公教中学推行中英并重的教育政策，鼓励我们去报考剑桥文凭，我怎么可能在两所中学教英文，怎会有勇气报读英国的大学？”

但是英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之高却是姚瑞耘始料不及的。他带去的积蓄不到两个月就用完了，得靠家人接济才能继续学业。除了父亲的汇款，姚国华

也每个月寄300元给姚瑞耘。姚国华成家后和太太共育四女三男，虽然月入七八百元，生活不算富裕，但他没停止对姚瑞耘的经济援助。不幸的是，姚瑞耘书还没念完便接到父亲患病要他辍学返新的消息，姚国华坚持姚瑞耘继续学业，别半途而废，并表示会继续支援他直到他完成学业。

姚瑞耘说：“三叔视我如己出，我怎能不待他如父？”早年姚国华的母亲还健在时，姚瑞耘会经常寄钱孝敬她。今天他和太太仍与90多岁高龄的三婶保持联系。

姚国华南渡后因为各种因素阻扰从没回过乡。1974年姚瑞耘和太太王霓辉到中国广州探亲，拍了一段姚国华母亲在家乡生活的录像带，姚国华看后禁不住哽咽泪下。

有情有义的姚国华，十八九岁时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因遭到女方家人的反对而分手，该名女子后来当了修女。姚瑞耘说，三叔婚前一直收藏着这名女子送给他的一个绣花枕头套，足见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姚国华于1975年因心脏病发辞世，享年66岁。

### 姚瑞耘是范昌乾的女婿

姚瑞耘在姚国华资助下于1960年学成归来，1967年与王霓辉(Mrs Teresa Yao)结婚，新婚蜜月还带三叔姚国华一起到金马仑旅行。姚瑞耘夫妇俩育有二男，目前有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

王霓辉是我国已故先驱画家范昌乾的养女。范昌乾(Fan Chang Tien)以水墨画著称，生前曾任中正中学教师和黄埔中学美术导师。其作品曾获国画大师张大千赏识。许多本地著名画家是他的门生，包括已故新加坡文化奖得主之一的蔡逸溪和著名画家林家雄。

王霓辉的母亲王修龄在遗嘱中交代王霓辉与姚瑞耘一定要将范昌乾的作品发扬光大。可夫妇俩一个在建筑业打拼，一个在房地产业驰骋，工作生活两头忙，整理父亲遗作的事因此一再耽搁。

# A Teacher and A Father

## Recollections of Yao Kwok Wah by his nephew Yao Swee Yuin

退休后王霓辉和姚瑞耘开始整理、编排、整修范昌乾的遗世画作，前后花了20几年时间，终于2014年推出收录了166件作品的《范昌乾诗书画》，完成母亲的遗愿。

出身英校，无法读懂父亲画作上的题诗，若没有中英兼通的丈夫负责抄录和翻译，对着父亲的遗作王霓辉将一筹莫展，更别说整理成书了。王霓辉的言语满怀对姚瑞耘的感激与深情。

从前姚家和范家隔街居住，姚瑞耘和王霓辉从小就认识。起初王霓辉对姚瑞耘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母亲不允许王霓辉与其他男子交往，最后他们便走到一起，携手到白头。

现在回想起来，王霓辉说：“妈妈很有眼光，没有妈妈的撮合，也许我根本不知如何着手整理父亲的遗作。”

王霓辉说，她要感激的当然还有过程中不断给他们伸出援手和指引方向的人，让她和丈夫能够一步步做下去。接下来，他们计划把父亲范昌乾的作品带到中国去。而叫姚瑞耘和王霓辉老怀安慰的是，中国北京博物院已表示有意收藏范昌乾的画作。

姚瑞耘说：“整理岳父的遗作，开始我们只当消闲活动来做，没想会有今天的成果。”

因为中英兼通，姚瑞耘如鱼得水，受用不尽。

Mr Yao Kwok Wah (1910 – 1975) was the founding principal of Catholic High School and who established the joint Chinese-English curriculum. He was born in Jie Ya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began his schooling at the Sacred Hearts College in Guangdong. He then continued to University of China of Beijing (ceased in 1949) pursuing language studi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fter graduating at age 21, he returned home becoming a Swatow High School Administrator and principal of St Joseph High School.

In 1934 the Singapore Catholic Church education programme had plans to build a Catholic Chinese school and required a principal, effectively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also a Catholic by faith. The search ended with Mr Yao Kwok Wah.

Yao applied himself determinedly to setup a Chinese-Englis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Catholic High; and under his stewardship from 1935, a secondary school was established in 1937 and change of name to Catholic High School in 1939. With only a meager salary of \$60 per month, much below prevailing those of principals in other schools, he supported an aging mother and also helped many children from poor families to pay their school fees. He was fully supported by the school's administrators to enhance English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epare their students for bette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n English-ruled Singapore.

Yao Swee Yuin, presently 88 years of age, is son of Yao Kwok Toh the brother of Yao Kwok Wah, shared his reminiscence with this writer. He also recalls that, other than Mandarin and Chinese History, the two only subjects conducted in Chinese, all other subjects were conducted in English. Old Chinese classics were part of the Mandarin class syllabus and were taught by Yao Kwok Toh, who was steeped in classical Chine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Yao Kwok Wah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Senior Cambridge examinations (present day's O-levels), 14 students sat for the exams in 1948, the first batch from Catholic High. Eight of these students passed, amongst which Yao Swee Yuin was on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eaching of Chinese was forbidden. But Yao Kwok Wah quietly collected all the classic Chinese text books and hid them in the teacher's living quarters, together with the apparatus for teaching Science subjects; to prevent their destruction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1951, the four storey Primary school building was completed. Yao Kwok Wah had personally helped to raise funds; even travelling to different parts Malaya to seek donations. His calligraphy for the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Catholic High School is still preserved in the original building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The words of the earlier school song was written by Yao Kwok Wah and the music was written by Yao Hong Fen, elder brother of Swee Yuin.

In 1950 Yao Kwok Wah left Catholic High and was appointed Senior Inspector of Chinese Schools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 brought the similar bilingual ideology to several prestigiou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Yao Swee Yuin and Yao Kwok Wah had an exceptionally close relationship almost paternal like. He was always grateful for his uncle's strong encouragement to study English which ultimately made possible his university studies in Building & Construction in England. When Swee Huin's father died while he was still in England, it was his uncle who persuaded him to stay and continue to finish his studies. When Swee Yuin got married in 1967, he and his wife brought Yao Kwok Wah with them on their honeymoon in Cameron Highlands. "How can I not treat my third uncle like a father?", said Swee Yuin.

Yao Kwok Wah and his wife raised a family of four daughters and three boys. In 1975, he passed away from a heart attack.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



# 那人 那海角 那码头

## 第一代殖民地官员约翰斯顿琐记



文图·黄兰诗

**新**加坡河畔，高楼大厦千姿百态，鳞次栉比，商业金融中心的驳船码头，人流熙攘，一派繁忙景象。夜晚的新加坡河上五彩缤纷的楼灯、游船灯、霓虹灯，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川流不息的河水恰如孔子所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在这里也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昔日的小渔村早已淹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历史也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碎片，让人去遐想，破解。例如，新加坡河拐角处著名的“红灯码头”，为何名“红灯”？其实，这一名称本身就隐藏着历史的“密码”。如果用心

去解“密”，会发现答案近在咫尺，新加坡河西岸一组塑像(见图1)便是谜底所在。这组塑像中有华族、马来族，有商人和苦力等，塑像名为“河岸商人”(The River Merchant)，旁边的说明牌上写道：“这组塑像描绘了新加坡早期的苏格兰大商人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在华族商人与马来族领袖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背后的印度与华人苦力把货物搬上牛车的塑像反映了当时新加坡河口贸易蓬勃的现象。”据此可知，翘腿而坐侃侃而谈的英国绅士名为Alexandra Laurie Johnston。宋旺相的《新加坡百年华人史》将此名翻译为“庄士顿”，而本地的华文报纸大多





译为“约翰斯顿”。对此人物，百多年前本地居民几乎无人不晓，但现在所知者可能有限，《海峡时报》1956年4月29日第12页的大标题甚至把JOHNSTON写成JOHNSON。那么，这位约翰斯顿先生何许人也？为何其塑像会出现在新加坡河西岸？约翰斯顿与“红灯码头”又有何“瓜葛”呢？

### 德高望重的商人、法官——约翰斯顿

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出生于苏格兰南部邓弗里斯(Dumfriesshire)一个高度受人尊敬的家庭。他起初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商船队(Merchant Navy)一起前往印度，升至大副(Chief Mate)后离职改行，转而经营和指挥一艘自由贸易商船(free trader vessel)。他是该商船的拥有者或者至少说是部分拥有者，并且亲自领航过好几次。

富有冒险精神与海外贸易经验的约翰斯顿来

到新加坡的时间仍待查考，很可能是与莱佛士同年(1819年)登陆。他是新加坡最早的英国定居者之一，于1820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采用自己的本名Alexandra Laurie Johnston登记了A. L. Johnston & Co。这是新加坡成立的第一间欧洲企业，亦为新加坡最早的欧洲代理公司之一。1823年左右，他在新加坡河西岸(莱佛士刚刚派人填埋好的沼泽地)择地建造了一个商务楼，用作货栈(godown)兼住宅。据说，这是新加坡河西岸最早出现的贸易行，由此开辟了西岸走向繁荣的历史。从这一点可以说约翰斯顿是新加坡贸易的开路先锋，也是本地商贸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有关约翰斯顿和莱佛士的关系，从两者留下的书信看应该属于知己。1864年来到本地在A. L. Johnston & Co旗下任职的查尔斯·百克利(Charles Burton Buckley)在其《新加坡史话》里描述，约翰斯顿不仅对莱佛士充满信心，而且也非常享受哥儿俩之间的特殊友谊。这样的评论肯定有其充分根据。莱佛士于1823年2月将其列入地方法官(Magistrate)，担任“新定居点”法律管理人，在这批由数名有识之士组成的司法推事官中，约翰斯顿名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了莱佛士对其能力与人品的信任与器重。

约翰斯顿不仅是成功的商人，对于公共事业也十分热心。可以说对于当时所有公共事业，他都竭尽所能率先为公众争取利益，确保最佳结果。比如，他是“莱佛士书院”的信托人，他的公司A. L. Johnston & Co被任命为名誉财务主管；他积极参与组建“新加坡商会”(The 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是商会重要创始成员之一，并荣任首届主席。该商会成立于1837年2月8日，作为当今“新加坡国际商会”(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前身，是新加坡乃至亚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组织之一。因此，约翰斯顿同样受到了商界及其他业界的高度尊重。

据现存资料可知，约翰斯顿还是一个善于交



(图2) 约翰斯顿肖像  
(图片来源: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图3) 海角捕捉者  
(图片来源: The Straits Times, 1 December 1950)



(图4) 早期的约翰斯顿码头, 右边亭子周边设置有红灯四盏。  
“红灯码头”之名源于此  
(图片来源: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际、慈祥善良、慷慨高贵的绅士，深受欧洲人和当地各族人的喜爱，并且威望甚高。他最早的个人账簿里的第一条出纳内容是：“支付释放一位欧洲女奴隶的费用\$10”。当地各族人包括华族在内，都很乐意寻求约翰斯顿的意见，当人们在商务、工作等上出现矛盾或争议时，他便充当调停者。他的判定与法院的裁决一样受人尊重，不仅获得法院当局的高度赞赏，也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称颂。据说当有约翰斯顿在场时，根本不需要法庭，因为有他就没有人会想到法院，所有的纷争到了他的面前，都能公平地迎刃而解。

他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1841年离开新加坡时，已经是当地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他自己也自称是居留本地最长、资格最老的居民之一。确实，他见证了新加坡从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转变成了来往船只川流不息、蒸蒸日上的贸易港口。离别前，不论是华族或阿拉伯商人都流露出一不舍之情，纷纷赠送礼物留念，包括集资赠送名贵的金鼻烟壶、银盘子等纪念品。他也回礼留念。例如，他将一幅个人肖像画(见图2)送给本地华人挚友薛文仲(See Boon Tiong)。现在，这幅肖像画几乎成了约翰斯顿的代表性“标准像”。据称，此画出自19世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之手。

回到苏格兰后，仍然眷念“故土”的约翰斯顿继续支持本地的公益事业，虽然本身是英国圣公会新教徒，但还是积极发放基金捐款给本地的天主教

教堂。其名下的A. L. Johnston & Co公司此后继续营业，直到1847年他退出了所有的股权，并将公司交给合伙人经营。公司最后由第一个合伙人查尔斯·里德(Charles Rideout Read)的后人威廉·里德(William H. Read)继承，直到1892年正式停业。

1850年2月19日，约翰斯顿在苏格兰科尔库德布赖特(Kirkcudbright)的蓝山(Blue hill)与世长辞。本地各界纷纷悼念，《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则以一大版面登载讣告，发表追悼文章，缅怀其为新加坡所做的巨大贡献，文中写道：“认识他就等于认识一位诚实的人和一位热情的朋友。”(To know him was to know an honest man and a warm friend)、“他是新加坡最杰出的‘有价值’者之一。”(he was one of the most sterling of the “worthies” of Singapore)

## 风水宝地——海角捕捉者

前文说过，1823年左右约翰斯顿第一个在新加坡河西岸建起了商务楼。如今上述的塑像正是树立于此地附近——当年著名的“Tanjong Tangkap”。而这一名称本来是约翰斯顿商务楼的俗称。

1950年12月1日《海峡时报》刊登“Tanjong Tangkap”一文，并附照片一张(见图3)。照片显示的就是约翰斯顿商务楼的旧址，即当今“马来亚银行”(Maybank)大楼(亦说是“渣打银行”，两建筑十分临近)的所在地，位于百得利路(Bat-





(图5) 1890年的约翰斯顿码头 (图片来源: Gretchen Liu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图6) 1932年的约翰斯顿码头 (图片来源: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tery Road)一侧。约翰斯顿商务楼是两层建筑，面向海滩，另一侧则朝向新加坡河，建筑入口处邻近河边设有台阶，供私人专用上下船，水上出行十分便捷。在原始新加坡河口还未填土延伸出去前，此处地势突出于海面，约翰斯顿在此建造起高大建筑，目的在于随时眺望海面商船的动静。当货船从海面进入新加坡河时，能够第一个“捕捉”到此信息进而与船主洽谈买卖的当然是此建筑的主人。马来语“Tanjong”的意思是海角或岬角，“Tangkap”是“捕捉”。醒目的建筑与精明的主人，一定令人印象深刻，久而久之，人们友善地给这一建筑取了绰号“Tanjong Tangkap”。约翰斯顿确实慧眼独具，这个区域从开埠以来直到现在都是新加坡商业和金融的风水宝地。

这一风水宝地随着约翰斯顿的开发，渐渐成为当地了望海湾景色的绝佳地点。不知不觉间，人们在茶余饭后沿着海滨散步时将脚步延伸至“海角捕捉者”。此处正好有一废弃的炮台和低矮的石墙，自然成为人们歇脚闲坐聊天、交换信息、观赏海景的好去处。因此，这里还一时成了出名的“八卦点”(Scandal Point)。而约翰斯顿总是敞开着大门，热情地接待来客。上述塑像再现的正是约翰斯顿坐在自家门前与华族商人、马来族领袖交谈的场景。

不过，这一风水宝地也有背运之时。1824年1月18日，当天的潮水比通常最高的春季潮汐高出两英尺，海水溢出涌入华人的商店，也漫进了约翰

斯顿的仓库。最靠近大海的百得利路被海水淹没，海水高得舢板能沿着街道行驶，而这是人们离开房屋的唯一方式。“Tanjong Tangkap”虽然在此次水灾中保留了下来，但仍未能跳脱被白蚁侵蚀的命运，于1848年倒塌。

## 通往世界的门户——红灯码头

作为本地对外贸易的开拓者之一，作为法律与经济秩序最早的构建参与者，本地人当然不会忘记约翰斯顿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他去世后的第6年，人们用其名为新建的码头冠名。

这就是“约翰斯顿码头”(Johnston's Pier)，即华人俗称的“红灯码头”。为了适应本地贸易的迅速发展，1853年7月，市政委员会决定在约翰斯顿商务楼旧址附近建造码头，起初有人提出用木料建造，委员会在咨询政府工程师后，改为石料建造，预算开支在3000以内。码头于1856年3月13日竣工。为了便于夜晚船只识别方向，顺利进港，码头特地从英国进口了四只昂贵的红色照明灯，安装在码头海面最前端亭子周边(见图4)，夜晚点燃引路。醒目的红灯很快成为港口的象征，马来同胞称它为“LAMPUMERAH”，即红灯之意，华人亦习惯用“红灯码头”代称“约翰斯顿码头”。此后80年间码头经几次改建，变化很大(见图5、6)，昔日的“红灯”也早已难觅踪影，但是人们仍以“红灯码头”称之。

在飞机还未出现时，该码头成为本地与世界联





(图7) 2018年富丽敦海湾酒店的外貌

系的重要门户，除了装卸货物外，人们坐船来往海外，也会利用此码头。许多著名的世界要人，包括英国殖民官员、英国皇室成员乘船首次踏上新加坡土地时，都是从此登岸。政府也因此经常在码头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如1898年4月李鸿章访问新加坡，本地华人还特地向英国政府申请装饰码头和举行鸣炮19响的欢迎礼节。因此，红灯码头曾一度被华人称为“接官亭”。

20世纪初，随着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约翰斯顿码头”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吞吐量，政府决定拆掉它，在旁边建造新码头。工程从1927年开始至1933年竣工，耗资两百万元。不过，殖民政府宣布新码头将改用前任总督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的名字来命名。获知此消息后舆论鼎沸。翻开1932年的报章，可以看到当时出现各种非议，抗议声浪也很高，为数不少的公众据理力争，坚持认为应该保留“约翰斯顿”之名。殖民地政府对此呼声置之不理，最终的结果是，1933年6月3日的新码头落成典礼冷冷清清，大众用“无声行动”来抵制命名。有关这一段历史情节或许只能通过开幕典礼的翌日，即6月4日《星期日论坛》(Sunday Tribune)的一则新闻窥知一二。据称因为更名风波，总督金文泰爵士(Cecil Clementi)在当日以非常简短的致辞收场，致辞后来也未见报。当局显然是在“低调”处理此次公共事件。通过此次风波，“约翰斯顿”当

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和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约翰斯顿码头”建成后仍被称为“红灯码头”。如今，该码头仍然“健在”，不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退出了海运舞台，华丽变身为“富丽敦海湾酒店”(The Fullerton Bay Hotel)(见图7)。

时过境迁，历史正在无情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变得模糊，仅以本文的主角约翰斯顿先生以及红灯码头为例，在一些细节上就有各种说法。笔者捡拼这方面的历史碎片，在抛砖引玉的同时，也希望能唤起一些历史记忆。比如，各位在新加坡河畔漫步时，是否会有心在“河岸商人”塑像前驻足片刻，饮水思源呢？

#### 参考资料：

- [1] 阿丹整理《红灯码头的故事》《联合晚报》，1984年1月16日
- [2] 《新加坡历史照片展览》《新洲日报》，1950年5月16日
- [3] Roland St.J Braddell, Gilbert E Brooke, Walter Makepeace, London, 1921.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 [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9 Feb 1837, 19 Apr 1850, 1 Jul 1853, 17 Jun 1858, 11 Jun 1932, 2 Jun 1933
- [5] The Straits Times: 25 Oct 1853, 22 Aug 1854, 8 Apr 1856, 23 Oct 1929, 10 Aug 1932, 16 Nov 1932, 2 Jun 1933, 24 Nov 1935, 1 Dec 1950, 29 Apr 1956
- [6] Mid-day Herald, 7 April 1896. "The Arrival of Li Hung Chang"
- [7] Sunday Tribune (Singapore), 4 Jun 1933. "Wit and Wisdom of the Week."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 实利基路与两座山

## 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



文图 · 李国樑

### 实利基路的老地标

认识“实利基”(Selegie)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进入华校读书后，父亲决定让弟妹们读英校，跟随表哥的路，报读实利基小学。十层楼的实利基小学，可能是当年唯一装置两架电梯的学校。

表哥住在学校旁的20层“摩天楼”，俗称20楼，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最高的组屋之一。摩天楼二楼有两个衔接其他组屋的露台，为466个单位的居民缔造睦邻的环境，更是孩子们踢球耍乐的天堂。近年来基于保安考量，才将露台拆除了。

实利基路俗称七马路，这是民间根据小坡的地形而约定俗成

的。小坡大马路为桥北路，二马路为维多利亚街，以此类推。

实利基路有两座约一个世纪前落成的犹太人建筑物：坐落在密陀路交界处的大卫伊莱雅楼(David Elias building)和武吉知马路交界处的埃利森楼(Ellison Building)。本地的犹太人从1850年代的20人增加到二战前的800人，多数居住在市区和东部。目前新加坡有约2500名犹太人，多数为欧洲移民。

埃利森楼旁有座名噪一时的丽士戏院(Rex)。丽士戏院浮生多劫，见证了人寰变迁。1960年代，由邵氏机构的一线电影院起家，风光了十多年后，由于翻版录像带充斥市场，电影放映不下去了，转型为歌剧院。热潮过去后，戏院经历过溜冰场、教



实利基路的20楼是小坡七马路的地标



堂和迪斯科舞厅的岁月。如今重操旧业，改建为三家专门放映印度片的电影院，宝莱坞影片为客工们寥解乡愁。

两年前政府宣布计划兴建南北交通廊道，丽士戏院与埃利森楼的多间店铺都必须拆除。民间组织通过书信与网络，要求相关机构珍视文化资产，为市容保留昔日记忆。重新研究后，相关机构最终推出的方案完全避开丽士戏院，对埃利森楼的影响则减少到一个店铺，取得两全其美的结局。

### 苏菲雅山的苏菲雅

实利基路建安大厦旁的威基路(Wilkie Road)是一道斜坡，弯弯的山坡路上是两座相连的苏菲雅山(Mount Sophia)和艾美丽山(Mount Emily)。小小的苏菲雅山曾经学校林立：南华女校、中华女校、圣玛格烈女校、美以美女校、三山学校、南洋美专，应验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苏菲雅是哪路“神仙”倒是有各种传闻：

1. 布连拾(Charles Robert Prinsep，六马路以他命名)的女儿Sophia Prinsep。布连拾是位大园主，1840年在苏菲雅山及周遭拥有豆蔻与咖啡种植园。

2. 英国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Cooke)。19世纪中叶，苏菲雅接管华人女子学校，当了42年校长，为本地的女子教育鞠躬尽瘁。华人女子学校的创建可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中国战败后五口通商，伦敦教会的Mrs Maria Dyer前往中国传教时在新加坡停留，看到流落街头的“妹仔”(奴婢)与被遗弃的女孩，于是在小坡大马路成立这所学校来收容这些女孩。后来女校迁至苏菲雅山，最后定名为圣玛格烈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

3. 澳洲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苏菲雅分别于1887与1888年创建了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与花菲卫理女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鼓励海峡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苏菲雅在新加坡住了40多年，为文化教育奉献一生。



南华女子中学校的校舍受保留作为教育用途



埃利森楼受到正在施工的南北交通廊道的影响，已经被围起来

对于海峡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修女回忆道，有些做母亲的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使到儿子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无所谓，儿子一定要显得聪明。

4. 莱佛士第二任夫人苏菲雅。莱佛士壮年去世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谁是新加坡的创建者”产生争议。苏菲雅根据莱佛士的信件和笔记，在莱佛士去世数周内一鼓作气，完成了《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交到东印度公司手中，应验了“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说法。

5. 莱佛士的妹夫威廉弗林特(Captain William Flint)的女儿玛丽·苏菲雅·安(Mary Sophia





艾美丽山曾经有个山顶水库，为附近居民提供自来水



三山学校由福州会馆创建。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摄于三山学校校刊)



林学大塑像：南洋美术学院多次搬迁，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Anne)。这位苏菲雅的父亲是新加坡的第一任港务总监，在这座小山丘上住过几年。此山原名实利基山(Bukit Selegie)，弗林特以莱佛士夫人和自己的女儿为它重新命名为苏菲雅山。

负责城市规划的Philip Jackson于1823年6月5日的素描上已注明Mount Sophia，1836年的城市地图正式将原来的Bukit Selegie易名为Mount Sophia。由于当时布连拾和两位传教士还没出现，因此苏菲雅山以与莱佛士有亲属关系的两个女人命名的可信度较高。

## 山上的学校

苏菲雅山上的南华校舍于二战前落成。粤语片风行的年代，谢贤、嘉玲、南红等在新马拍摄粤语

片《椰林月》，剧情凸显华侨富商在新马热衷办学，南华校舍和学生们都入镜了。

南华的华族舞蹈赫赫有名，校友吴应霞分享内幕。原来南华的黄爱珍老师除了在学校全职教舞外，亦在校外开班授课，学生毕业后成立南华校友舞蹈团，从年少跳到老。学校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大大提高同学们的水平。这也说明一个现象：当年的政府辅助学校可以自由聘请教职员，只要老师有某方面的专长，便会名师出高徒，比一般的政府学校更具优势。随着华校势微，南华经历数度搬迁与教育改革，最后在金文泰新镇重整旗鼓，传承南华人引以为傲的舞蹈专长，维系着一世纪的南华情缘。

校友跟城市重建局磋商后，成功保留山上的南华建筑作为教育用途。去年学前教育中心开课，特地为南华人开放一天，那股人情味就像一股暖流，长歌不散，十分窝心。

至于消失的三山学校，跟Bukit Selegie、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是否有关联？答案是纯属巧合。

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福州会馆创建的三山学校是一所男女混合小学，1960年代高峰期，学生将近2000人。不过三山学校就跟新加坡其他华校的命运一样，在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大环境下，面对学生人数急速下降的困境，1981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

三山校友何和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山上其他学校的学生抄捷径，从乌节路的总统府前门进，由苏菲雅山麓的后门出。总统府地方大，落叶多，同学们沿途踩着弓起的枯叶，看谁脚下的声音最响亮。有时遇上换班的守卫，一板一眼地踏着整齐的步操前进，同学们便扮起鬼脸，故意摔倒等，希望能“博君一笑”。在总统府当过守卫的洪袖宝爆料，遇上这些搞怪的学生，必须装作视若无睹，一走入休息室便马上哄堂大笑，久而久之就无动于衷了。

南华与三山校舍都跟南洋美专有过一段缘。二

战后，南来画家林学大创建的南洋美专复办，租用圣多马径(Saint Thomas Walk)一栋别墅作为校园。后来在福州会馆的支持下，使用三山学校校舍，日后进一步扩展，先后租用南华和实利基小学校舍，迈入南洋艺术学院的新纪元。在国家艺理会的资助下，南洋艺术学院再度搬迁，租用面积较大的密陀路圣安东尼女校和威基路11号的别墅上课，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 昔日的艾美丽山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原为奥斯本大宅(Osborne House)，如今称为“艺岭”。占地8万多方尺的豪宅已有百年历史，不过为何命名为奥斯本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1920年代初是日本人移民新加坡的高峰期，池田重吉医生(Dr. Jukichi Ikeda)来到本地，在禧街开“池田齿科”诊所，买下这所豪宅入住。不过，他在山上住不上5年，豪宅便被占领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总领事馆盘踞艾美丽山顶，不仅居高临下俯瞰市区，更与总督府(如今的总统府)近在咫尺，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二战结束后，这栋山顶豪宅的角色多次更换，曾经是社会福利部的办事处、女子收容所、孤儿院和戒毒所等。

个别人士对11号别墅有不同的回忆。

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回忆录中提到，二战后由于经济拮据，无法回到华中念书，由牧师推荐他到这家艾美丽山孤儿院当教员。1989年马共签署合艾协议后，方壮璧希望叶落归根，回返新加坡，最终因政治因素而不了了之，带着遗憾而终。

佐藤美代子在本地出生，跟着妈妈搬到叔公池田医生的豪宅生活。9岁那年，新加坡备战，所有日本人都被令离开新加坡。当时形势混乱，有些日本人早已融入本地社区，不免依依不舍；有些在日本没有户籍，不知何去何从；有些做间谍工作的，则被关在监狱里。美代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乘坐“非洲丸”回返长崎，从此告别“故乡”。

85岁的佐藤美代子回到新加坡，接受《联合晚报》访问时指出，当年她特别喜欢到山顶豪宅的后院，俯视市区的景色；她记得屋内的饭厅，大伙儿其乐融融地聚在一块儿用餐。一想起艾美丽山顶的那段日子，温馨美好的回忆就会涌现，很想重访儿时故居，再看老房子一眼。佐藤美代子终于得偿所愿，完成寻根之旅。

1878年，艾美丽山上兴建山顶水库。半个世纪后，福康宁山顶更大的蓄水池落成时，也是殖民地政府鼓励全民运动的时候，艾美丽山顶水库改建为本地第一个淡水的公共游泳池。当时大众娱乐不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它曾经是美代子的故居、日本领事馆、方壮璧教书的地方

多，公众对游泳池趋之若鹜，每个月上山嬉水的人士多达8000人次，周末在池中人撞人，连泡水都有问题，更遑论游泳了。

上世纪70年代，游泳是分时段的，每节两个小时，有些时段还会分性别，只准男生或女生进入。为了争取时间，少年朋友冲过旋转闸门后边跑边脱，急不可待地跳入池中。时间到了，救生员提早15分钟吹哨子，赶鸭子般催人上岸，热闹的泳池回归暂时的宁静。

如今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绿草如茵，却是莫道韶华逝，依稀故人来。

#### 主要参考资料

1. 艾娜, Sophia Who?, 2008年09月21日, <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08/09/21/sophia-who/>
2. 黄佩玲, ‘隐世’古宅——百年建筑见证国家历史, 《联合晚报》2017年10月23日, <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71023-805190>
3. 郭永发提供相关资料。Fong Chong Pik, FONG HONG PIK The memoirs of a Malayan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Malaysia 2008, ISBN 978-983-3782-47-5, p35.
4. Gracie Lee, Sophia Cooke,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347\\_2009-02-13.html](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347_2009-02-13.html)
5. Irene Lim, Mount Emily Swimming Pool,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470\\_2009-02-24.html](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470_2009-02-24.html)
6. Jewish Community,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05\\_2004-12-28.html](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05_2004-12-28.html)
7. St Margaret's School history, <http://stmargaretssec.moe.edu.sg/about-us/our-history>
8. Vernon Cornelius, Mount Sophia,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482\\_2004-12-27.html](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482_2004-12-27.html)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 Selegie, Mount Sophia and Mount Emily

Selegie was a nutmeg plantatio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Selegie Hill was renamed as Mount Sophia, after the wife of Stamford Raffles, had evolved into a cosy housing estate for middle and upper class.

Interestingly, the little hill hosted a number of girls' schools which are rich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ey include Chung Hwa, Nan Hwa, Methodist and St Margaret's Primary School which still operates on the hill. San Shan School was probably the only education institution on Mount Sophia set up for both boys and girls. These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by Chinese philanthropists and western churches. A pre-war building that housed Nan Hwa has been designated for education use. Today, it is a kindergarten cum childcare centre.

Although these schools were located on the hill, they were just a short walk from the Istana. In the 1960s, students would prefer to take a shorter route by walking into the Istana from Orchard Road and exit from the back gate. They did the reverse routine after school.

At the root of Mount Sophia, the government funded Selegie Primary School is the first high-rise school in Singapore. The 10-storey huge and imposing building was luxurious enough to have 2 cargo lifts. Each lift could accommodate a class of 40 students.

Selegie House was constructed in the early sixties and became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Singapore. It stands out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low-rise shophouses. Selegie House consists of three blocks - two 10-storey and the other 20-storey. There were balconies joining the blocks to foster closer interaction among the residents. Eventually, these balconies were demolished due to security reasons. Selegie House, on the other hand, continues to serve its residents and still maintains the sense of tranquillity despite its busy location.

There are also other interesting historic architectures like the David Elias Building and Ellison Building owned by Jewish landlords. These buildings have the Star of David embossed on their facades. The Ellison Building came into the spotlight recently whe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part of the building would be demolishe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underground North-South Corridor. The plan was revisited after protest from heritage lov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Mount Emily is adjacent to Mount Sophia. The Mount Emily's swimming pool opening came on the back of a boo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porting facilities, which started in the 1920s. There was a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benefits of sports to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Fulfilling its purpose, the opening of the municipal swimming pool at Mount Emily extended swimming to the masses.

The hilltop swimming pool was a decommissioned service reservoir. Completion of the much larger service reservoir at Fort Canning Hill in 1929 had made the old Mount Emily reservoir redundant. After serving the nearby resident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pool had lost its flavour and came to closure. The pool is now a plot of green grass of land.





# 东方文化艺术的 世界传播者蔡曙鹏



文·沈蕊蕊 图·受访者提供

**采**访蔡曙鹏博士那天，他刚从金边参加柬埔寨国际电视台和中国五洲传播中心联合制作的《光阴的故事-中柬情谊》首发式回来。他作为编导受邀在首发式上与观众分享新加坡、中国和柬埔寨三国的木偶戏剧团联合演出《罗摩衍那》的构想和体会。这部作品，也受中国河南省文化厅的邀请，在郑州和信阳演出，广受媒体与专家好评。

蔡博士的简历上写着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东南亚考古与艺术中心首任高级专家、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舞蹈系创系副教授、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大阪大学客座副教授、新加坡戏

曲学院创院院长、南洋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校校长、中国-东盟戏剧周总顾问、越南河内国立电影与戏剧学院讲座教授等等。这些职衔，彰显着这位东方文化艺术的世界传播者数十年在不同岗位上默默贡献的精彩历程。

我问他：“您哪来那么多时间？”他说：“我要感谢小学一年级班主任王玉花老师的教导。那个年代端蒙小学的许多年轻教师，怀揣培育社会未来主人翁的理想。深知教书不过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王老师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蔡曙鹏博士口中念着这句话，仿佛时空流转回溯到儿时……



1971年，时任南大美术协会会长蔡曙鹏画的南洋大学

## 庭院梦回

儿时建国幼稚园的庭院、花园、杨桃树、鱼缸、弹珠、毽子和秋千都在记忆中流转。小时候教他弹钢琴和画画的大姐姐，小时候老师教的歌谣，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做的游戏，他都记得！这记忆像潺潺溪水，流转到眼前，带着笔者顺流穿越回60余年前。

蔡曙鹏，出生于印尼。幼年体弱多病，求神问卦都说养不大，父母便送他到新加坡的友人家中寄养。那时的习俗是体弱的孩子易夭折，送出去才能身体健康，顺利长大。寄养家庭干妈陈孟瑜是已故新加坡画家张汝器的遗孀，家里都是画家的作品，这也成为蔡曙鹏最早受到的艺术熏陶。

陈孟瑜是建国幼稚园的校长，在现在的潮阳会馆正后方的一间洋房开设幼稚园。歌唱与舞蹈教育是这所幼稚园教学内容中的重要部分，这让年幼的蔡曙鹏接触了儿童歌舞。5岁那年，和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的慈善晚会，演出了两个节目，这是幼小的他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的难忘体验。记忆犹新的他，还声情并茂地唱起当年的儿童歌曲，在笔者面前的仿佛还是当年的小朋友，惟妙惟肖的表演很有感染力，让人觉得他童心未泯。歌谣唱毕，他摘下眼镜轻拭眼角，我想这眼角是泪痕吧。不知是回忆当年情景感叹岁月飞逝，还是追忆辞世已久的义母。

蔡曙鹏在孩童时期就展现超凡的记忆力和学习



母亲怀抱中的蔡曙鹏

能力。他偶尔会和陈家的姐姐出去看芭蕾舞，或跟从潮安南来的祖母去看潮州戏。电影里的矫健舞姿或戏台上的生旦净丑，都让他看得津津有味。这些审美经验，在他的心田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

## 学生时代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蔡曙鹏到端蒙小学就读，老师们对他影响深远。王玉花老师的那句“一寸光阴一寸金”，一直提醒他要惜时如金、潜心求知，不要浪费大好光阴。三年级班主任罗梅(连士升夫人)在课堂上常说：“同学们，你们长大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句燃起他奋发向上的激情的话，至今还萦绕耳际。感恩当年有那么多位好老师启蒙他幼小的心灵，让他深受触动，一直牢记至今，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其实，小时候蔡曙鹏最喜欢的是画画。父亲第一次带他去中华总商会看画展，画家华丽罗当场挥毫画兰花。小小的他觉得好像不难学，回家后自己学着涂鸦，自制梅兰竹菊的书签，分赠给同学和亲戚。中学时代，还曾经到画家陈文希家里去学水墨画，并在陈老师的介绍下，到刘抗老师在三角埔35号的画室学过一年油画。1967年底高中毕业后，等待南洋大学7月份开学之前的6个月，去南洋美专学了一个学期，也算圆了他的绘画梦。虽然跟三位画家学画时间不长，但对蔡曙鹏的艺术人生却有深刻的影响。美术的基础及学画培养起来的鉴赏力，让他在戏剧创作等领域，更具形式感及审美的创造能力。

蔡曙鹏自少年时代就学习舞蹈、音乐，参与华中和华中校友会的话剧活动。加入儿童剧社后，在程茂德社长的栽培下，19岁便担任儿童剧社舞蹈组、美术组组长。在儿童剧社及后来的青年剧社，编导了许多作品，都曾在电台播出或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例如发表剧本《友谊花开》、《最甜的东西》、《天不怕地不怕》、《青年画家》、《妈妈也有错》、《意外的礼物》；舞剧《黄鹤的故事》、《巴督山的传说》和《王小二放牛郎》；话剧《三个秀才》、《装死的这回真的死了》、《东郭先生和狼》、《大灰狼》等。蔡曙鹏说：“剧社给一群青少年一个广阔的创意空间。当时合唱团的组长是方百成、翟志玉，口琴队组长是何子石，铜乐队是黄伟光，文艺组是蔡碧珠，各组组长年龄相仿，相互激励。在程社长提供的创意空间里，各组大胆开拓，在欢乐的氛围里度过灿烂的青春岁月。”

蔡曙鹏在南洋大学读书期间成绩优异，获得荣誉学士学位。1976年他考获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南亚研究硕士，到北爱尔兰继续深造，拜师于享有世界权威地位的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教授的门下。三年后考获皇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民族音乐学博士。这些跨学科跨领域的学习都源于他广泛的兴趣，也为他涉猎舞台这一综合性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负笈英国期间，他得到《星洲日报》李学文编辑的提携，在星云副刊“英国寄简”专栏写了一系列关于英国艺术界动态的文章，日后部分文章结集在《世界艺坛巡礼》一书中出版。他也广交英国艺术界精英，与当时同在贝尔法斯特的新加坡小提琴家Lee Pan Hon和英国舞蹈、话剧、歌剧界许多优秀演员结成莫逆之交。他两度组织《东方舞蹈之夜》，编导了舞蹈晚会的所有节目，在皇后大学艺术节亮相。

## 艺术生涯

蔡曙鹏博士毕业后，于1980年1月受邀到埃及首都开罗的高等艺术学院讲课。同年5月回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1986年应南洋艺术学院邀请，协助该院设立舞蹈系并担任兼职高级讲师。

80年代，由刘抗老师引荐，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请蔡曙鹏主编该报的《舞蹈》、《表演艺术》副刊，刊登了大量报导与评论文章，并为新明日报编《台前幕后》副刊，鼓励当时在国大念书的谭德婷、董明思、蔡志礼、邱慧明、林明珠，活跃于文艺圈的方百成、陈英来、张德顺、陈春宝等学写剧评和舞评，在普及表演艺术知识、介绍国内外舞台艺术活动和提高理论水平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9年，在时任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席张良材和副主席曾贵明的提携下，他为国家剧场组织了舞蹈学会，主编舞蹈文集与新加坡第一本英文艺术刊物《表演艺术年刊》共七期。

艺联剧团创办人周立良在80年代初，多次邀请蔡曙鹏帮艺联排戏。自1983起，他为艺联策划“品戏茶座”、专题戏剧展览，指导排演了莎翁的《暴风雨》、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原野》和《王昭君》、高行健的《彼岸》等。之后又受蔡亮校长的邀请，为南洋女中导演了《红楼梦》、《四川一好人》、《人参娃娃》和《化蝶奇缘》。也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排演了英语话剧《西厢记》、日文系的日语话剧《灰姑娘》，还把峇峇知名剧作家Felix Chia的马来语《山伯英台》搬上舞台。他改



编自韩玉珍长诗的舞台剧《茉莉公主》，获得1984年新加坡戏剧节最佳演出奖。

不久后，李豪将蔡曙鹏推荐给正在寻找歌剧导演的新声音乐协会的创办人朱承安会长。自此，开启了他的歌剧之旅，先后为新声执导了多部华语西洋歌剧，如《密卡多》、《第一百个新娘》、《威尼斯船夫》，也为新加坡歌剧的大功臣廖锡华制作的歌剧《茶花女》、《欢乐的国土》和《蝙蝠》(Die Fledermaus)担任技术总监。

这个时期，除了教书与艺术创作外，他也热心公益，全国文章朗读比赛、演讲比赛、辩论比赛、我国或邻国舞蹈、戏剧比赛，常常在评委席上看到他的身影。

## 国际舞台

1989年，由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推荐，蔡曙鹏受聘为东南亚教育部组织属下的东南亚考古与艺术中心首任表演艺术高级专家，从此登上东南亚的大舞台，与本地区的艺术界精英结下深厚友谊，完成许多对舞台艺术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工程。

80年代起，蔡曙鹏多次被选为新加坡代表团成员，出席亚细安表演艺术会议与艺术节，或带领国家舞蹈团出访，宣扬新加坡舞台艺术。在泰国任职7年期间，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Subhadradis Diskul 亲王，更委以重任，把策划与执行东南亚戏剧、舞蹈与音乐的多种研究与表演的任务交给他，并先后协助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建立舞蹈系，为曼谷大学建立表演艺术系。

1991年远渡重洋，应邀在澳洲、加拿大共20间大学巡回演讲，讲座专题是东南亚非物质文化与当代舞台艺术，也曾在韩国汉城国立大学(1992年)和日本大阪大学(1993至1994年)研究与讲课，传播东南亚文化艺术。

## 戏曲学院

国家艺术理事会扶植戏曲艺术的时代契机，让蔡曙鹏在1995年又再次转换跑道。在该院董事主席



李显龙总理参观新加坡戏曲学院演出经典潮剧《火烧临江楼》时，创院院长蔡曙鹏讲解戏曲图片展



1991年蔡曙鹏受邀到达卡为国际剧协孟加拉中心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做主题发言



2017年在贵州民族大学主持中国-东盟传统戏剧传承与创新论坛



蔡曙鹏为越南国家话剧院成立65周年编导的大戏《红楼梦》演出获越南文化部颁发《突出贡献奖》后，发表得奖感言

林国城和副主席廖文良邀请下，出任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当时新加坡戏曲面临观众流失、戏班难以为继、业余剧团运营艰难、培训课程匮乏、学术研究稀薄、媒体关注不足等严峻问题。

戏曲学院成立后，定位为一个从事培训及研究的教育与学术机构，有着普及和提高戏曲的双重任务。蔡曙鹏策划戏曲学院的年度学术研讨会、编辑戏曲学院丛书、也编戏曲进校园教材、组织戏曲学院团队演出为青少年而写的创新戏，如《老鼠嫁女》、《绣鞋奇缘》、《好邻居》、《年的故事》、《桃太郎》、《夜莺》、《红山的故事》、《聂小倩》和《画皮》等。大戏有《林谋盛》、《新民的故事》，取材自印度古典史诗的有《放山劫》（罗摩衍那）和《手足仇深》（摩可婆罗多）等。除了培养团队队员在大专、中小学教戏曲表演课外，几乎每年推出《青年剧展》和《狮城戏曲新蕾》，让青少年体验戏曲演出的乐趣。

蔡曙鹏把新加坡与邻国的艺术交流视为己任，协助湘灵音乐社、余娱儒乐社、陶融儒乐社、潮剧联谊社、麟记舞蹈团等剧团，以及戏曲学院培训的许多青少年，在美国、法国、德国、丹麦、挪威、西班牙、摩纳哥、芬兰、中国、日本、韩国、孟加拉、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二十多个国家共70多次的国际艺术节演出，让世界各地观众走进新加坡的戏曲与舞蹈的世界。

## 文化传播

近十年，蔡曙鹏与许多海内外表演艺术团体合作，游走于许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传播亚洲戏剧与舞蹈。在越南，他在河内国立电影与戏剧学院讲课，培养了一些出众的演员与舞蹈员，获得东南亚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黄林松、成为国家话剧院二团团长的梅原、在中国-东盟戏剧周获金奖的秋荷、成为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春南等，可以说桃李满越南。他也为国家丛剧院导演了已经在全国巡演、以及在中国、韩国、奥地利参加国家艺术节的《老榕树的传说》；为国家话剧院导演的戏包括在全国巡演多

次、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参加国际戏剧节的《老鼠嫁女》和在多次重演、在日本参加国际儿童戏剧节的《金鸡偷油》，以及在孟加拉首演、越南演出的《美人客栈》。2017年为越南国家话剧院编导的《红楼梦》在河内歌剧院首演之夜，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副部长王维边为表彰蔡曙鹏为越南戏剧所做出的贡献，上台为他颁发了“突出贡献奖”。

正因为如此，2018年新加坡与越南建交45周年，蔡曙鹏统筹了两国合作在河内演出的建交45周年纪念文艺晚会和在新加坡演出的多语言儿童歌舞剧《老鼠嫁女》。前者包括越南国家丛剧院演出的《红山的故事》，以及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马来迪亚舞蹈团、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联合演出的舞剧《老榕树的传说》。

蔡曙鹏在中国的河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天津的艺术院团与高校讲课与排戏，担任“中国·东盟”戏剧周总顾问(2013至2015)、“中国·东盟”戏曲演唱会(2015至2018)特邀顾问，带领中国院团参加国际艺术节至今有26次，先后获得不同省市的奖状。

他也是戏剧和舞蹈评论家，受邀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十几个国家举行的国际戏剧、舞蹈、木偶戏比赛中担任评委。2005年，他受邀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委、《当代世界戏剧百科全书亚洲卷》主编，还著有《东南亚戏剧》、《东南亚舞蹈》、《蔡曙鹏文集》、《狮城说戏》等，已有上百篇论文发表于海内外学术期刊。

现在银发渐多的他，不忘初心，忙碌依旧，正像其名字一样迎着曙光踏上鹏程万里之路。他凭着对艺术的热爱，对东方文化艺术的执着向往和追求，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大小舞台上。就像当年在儿童剧社，19岁的蔡曙鹏刚进剧社就担任舞蹈组组长。眼前的这位长者仿佛还是当年的那个少年，那个学习优异，做事敢于担当的少年。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声声念慈思故里 泉州丁马成宅邸



文图·陈焜

“起屋、修坟、兴学”是华侨人生的三大金福。本专栏聚焦新加坡华族先贤在祖籍地兴建的产业，通过介绍侨乡侨产的特征与现状，呈现华侨华人对于祖籍地与留守亲人的情感，展示他们在新加坡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观念转变，缅怀他们对于新中社会做出的贡献，呼吁对华族先贤故居进行详实研究与科学保护。

华侨华人在祖籍地兴建的宅邸，寄托着对于故乡的思念、对于亲人的爱恋、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遗憾的是，许多

华侨家族的故事，随着岁月流逝而为人淡忘；许多华侨的宅邸，由于建造历史较短、建筑形式相对朴素，无法引起重视而缺乏保护；许多时候，由于海外后裔对于留存祖籍地的产业缺乏认知，导致侨产处于废弃状态。

如何保护与再利用这些珍贵的华侨产业，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需要从华侨史、家族史、建筑史等多维视角，通过详实的测绘调查与研究分析，展示华侨产业的社会、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丁马成宅邸后座一层祖厅内景



丁马成宅邸后座二层神厅内景



丁马成宅邸内保留的婚庆家具



丁马成宅邸前埕

## 侨乡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千年古城泉州西门外，靠近晋江入海口有座村子叫“后厝”，这里曾是闽南一处穷乡僻壤。1916年，马成(又作：妈成，1916~1992)，这个丁家唯一的男丁降临人世，为这个家庭带来无上的喜悦，在守寡的祖母与母亲、以及姐姐的关爱下，这位眉清目秀的贫家少年渐渐长大。

18岁时丁马成决定下南洋谋生，临行前迎娶邻村姑娘何万，留下她与慈母相伴，这位自幼父母双亡、在兄长呵护下长大的女子，从未曾想过与新婚夫君一别就是十多年，成了闽南留守番客婢的一员，她在家乡领养一子。

过番到新加坡的丁马成无依无靠，但天性聪慧，为人豪爽，有着异常的商业天赋与胆略，敢于在大米橡胶交易上投机投资，成就大起大落的事业。多年孤身在外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在新加坡组建了另一个家庭，成了“两头亲”的南洋客。

二战后不久，丁马成将母亲黄绸与发妻何万，以及养子天缘接到新加坡，与夫团聚的何万一直未能生育，遂再领养一女，终于高龄产下两子一女。一直将这位媳妇视如己出的黄绸，于1953年10月，在新加坡天福宫敬奉了一幅题为“诚而有报”的牌匾，表达她们得偿所愿的感恩之心，这块牌匾至今仍保留在福建会馆。

将母亲与妻子接到新加坡之后，丁马成并没有隔断与家乡的联络。相反，他决定在后厝重建祖宅，委托疼爱他的姐姐丁瑾督建。同样也是守寡番客婢的丁瑾，为了照顾娘家而回到后厝，成为丁家留守祖籍地的坚强后盾。丁马成长期寄回钱物赡养家人，寻找各种机会回乡探亲。遗憾的是，黄绸因年事已高无法承受长途漂泊，未能再回到后厝老家，终老于新加坡。

身材瘦小的丁瑾，虽然目不识丁，行事极有魄力，是村中德高望重的女性。她深信祖屋翻建关系到弟弟的家运，认真与风水师探讨坐落朝向，从本村和邻村各招来一队工匠，进行“对场作”，保障了建造速度与质量，宅邸内看似对称的构造，左右

两侧工艺不尽相同，规矩中透着精巧。

1949年丁宅落成时，是后厝村里最风光的洋楼，也成了丁瑾一家的住所。泉州解放时，部队进驻后厝，指挥部设在这里，为她的妹妹丁玲结下姻缘。1952年6月20日，丁瑾请来摄影师为新楼留影，屋顶巴洛克山花上的“念慈”二字、展翅的雄鹰、宝瓶栏杆上的莲花装饰，一切清晰地记录在镜头之下，那是丁宅最辉煌的时刻。

### 华侨宅邸的建筑价值

丁马成宅邸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在闽南争奇斗艳的华侨建筑里，这座房子规模不大，样式朴素。以当时丁马成的财力而言，大可兴建豪宅，但丁瑾不愿浪费弟弟的钱财，另一方面，留守家中的只有她与妹妹，以及领养的一对子女，对于她们而言，这样的房子已经够大了。

丁马成宅邸位于后厝村内高地，当年周围都是田地，视野开阔。建筑坐东朝西，红砖矮墙围起前埕，入口设在西南斜角，前埕满铺条石，点缀着花

草，前埕墙外是花园，西侧的龙眼树，是当年丁瑾冒险从大水中抢救回来栽种的。

这座一进三开间的宅邸，前厝后楼的格局，是民国末年泉州地区流行的样式。前座是闽南传统式样，屋顶满铺筒瓦，闽南称为“皇宫起”，正中燕尾脊高高翘起，檐口装饰黄绿琉璃的瓦当滴水。

前座的镜面墙有着斩面齐整的花岗石墙基墙堵，采用闽南特有的烟炙红砖砌筑墙身，两侧各有一个石板条窗户。正中塌寿设有大门，门楣上曾塑有丁氏“聚书传芳”的字样，两侧腰堵绘有凤凰、麒麟、梅花鹿的彩画，蓝紫粉的色调，纤细的线条，透着女性的柔美，前座左右各有一间房。

前座与后座之间是庭院，满铺条石，两侧为单坡顶榉头，西侧为厨房，东侧为卫浴，前座与榉头之间有廊道，两端为侧门。宅邸的坡屋顶将雨水汇入庭院，顺着浅浅的水槽流向西南角水口，曲折流出室外，令代表财气的水在宅中环绕。

后座是两层的洋楼作法，有着双坡屋顶，屋脊略微弯曲。一层与二层均设有外廊，一层前廊两端设有侧门。一层的柱子为红砖石条砌筑，梁是钢筋



丁家留守眷属在宅邸塌寿处合影(摄于1950年代)



1952年6月20日拍摄的丁马成宅邸



2018年5月27日拍摄的丁马成宅邸



混凝土制作的，这在当年是高贵的进口材料，外墙为红砖，房间为杉木板分隔，中间为祖厅，左右各有前后相通的两个房间。

祖厅后有木楼梯通往上层，二楼正中为神厅，左右同样有前后相通的两房。不同于一楼的是，二楼结构为穿斗式木结构，柱头梁架有着简洁的雕刻，红漆灯梁上有描金的凤凰牡丹，中间书写着“金玉满堂”。二楼的外廊宽敞，有着黄绿琉璃的宝瓶栏杆，中年的丁马成返乡探亲时，曾在这留下意气风发的影像。

丁马成宅邸虽然没有吸睛的建筑造型，在建筑样式上，混合了闽南传统与南洋影响，代表了当时泉州侨乡的文化品味；在建筑材料上，擅于运用地方材料，特别是泉州产的烟炙砖，采用了现代建材钢筋混凝土；在建造工艺上，施工质量极高，显示了闽南侨乡工匠高超的建造技艺。

历经70多年风雨，丁宅目前仅有局部屋顶漏水，最大的问题是白蚁对木材的侵蚀。由于近年来闽南侨乡同类型建筑大量被拆除，保存较为完整的丁马成宅邸无疑有着极高的示范价值。

## 华侨宅邸的人文价值

与大多数侨房人去楼空的状况不同，丁马成

宅邸一直由丁瑾及其后人居住，延续了丁家的祭祀与闽南信仰习俗。更为可贵的是，丁瑾珍藏着丁马成书信，家中悬挂着大量家族照片，以及获颁的各种荣誉表彰，是最为自然生动的华侨生活与历史展览馆。

丁马成宅邸后座一层正中房间为祖厅，正面墙板上贴有金瓯丁氏祖先名牌，供桌上摆放土地公像，两侧墙上悬挂着黄绸、丁瑾、丁马成、何万的巨幅照片，后座二层的正中房间则是神厅，正面悬挂着彩绘神画镜，左右墙上是黄绸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东侧前房摆设着丁马成与何万婚庆时的家具。

虽然丁马成与丁瑾辞世多年，后厝乡亲依旧记得丁家的恩德。对于他们而言，丁宅不仅是座华侨建筑，也是社群中心。丁马成不仅照顾姐妹的、母亲的、妻子的家族，也向泉州各级政府捐款。困难时期，他从海外寄来大米、面粉、猪油。丁瑾一家省吃俭用，对乡邻有求必应，农历新年村民排队到丁宅拜年，领取红包，吃顿好饭。

在新加坡奋斗多年的丁马成，深知教育将改变人的命运。1956年当他率团回中国考察时，便与同乡一起捐资兴建激成小学(即后来的泉州华侨小学)，也捐款给泉州培元中学等等。此外，他在家乡投资实业，购买鱼塘，兴建米厂，希望能够



丁马成宅邸内保留大量家族照片与文物



丁马成全家在新加坡的早期合影



丁马成与何万在新加坡早期合影



帮助乡邻脱贫致富。

丁马成在新加坡备受尊敬，与黄奕欢、潘受等闽南籍先贤过往甚密。曾担任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母亲80大寿时，他将寿礼捐献给晋江会馆设立助学金。1977年丁母以87岁高龄逝世，他将赙仪捐献给湘灵音乐社，也将全部精力投入南音推广，带领湘灵学员到泉州学习交流，慷慨资助当地的南音发展。

丁马成宅邸后座的一楼祖厅和二楼神厅中，悬挂着各界赠送给丁家的锦旗牌匾，表彰他对于家乡的奉献，作为侨属的丁瑾，长期担任泉州各级人大代表，获颁各类奖状。令人感慨的是，在这些锦旗中，还有各界恭贺湘灵音乐社在新加坡和国际取得的成就。

由于姐弟的深厚情谊，丁马成时常书信往来，将在新加坡的家人照片寄给姐姐，丁瑾珍藏着这些信物，家中挂满丁马成一家的照片，从孩子的出世、成长，到毕业、结婚等等，家族重要的历史时刻凝聚在镜框中。对于丁家而言，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另一处宅邸，能承载着这么多的家族记忆。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丁马成邀请姐姐去新加坡小聚，拍摄了大量姐弟同游的照片，记录狮城当年的城市与建筑场景，这些照片也被精心保存下来。



丁马成与姐姐丁瑾在新加坡合影

当我带着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访故居时，90后的年轻人看到这些照片，诧异于“距离新加坡千里之外，竟有如此熟悉的场景！”

## 侨产保护绝非易事

丁马成故居于2012年被评定为“近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获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清源山及其周围示范区”展示点牌匾，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也有意出资进行保护性修缮，作为在泉州学习展演交流的基地。

然而，由于泉州城区快速扩张，位于丰泽区的后厝社区面临全面拆迁，丁马成故居的去留成为悬念，如何才能让这栋历史建筑免于被拆除？2018年5月起，ON-LABO团队展开密集的测绘调查研究，初步确立丁马成宅邸的社会、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突显其在新中两国文化交流中的意义，通过公开展览、报刊与自媒体宣传，争取各界关注。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2018年12月3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女士，在紧凑的福建考察行程中前往丁马成故居参观。为此，我们赶制出版了一份手册，阐述丁马成故居的意义，不仅仅是丁家私产，也是新中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随后，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为丁马成故居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希望能在法律层面确立其保护地位。

华侨产业的保护与再利用绝非易事，需要海内外业主、在地亲属、专业人士、各级机构的通力合作，通过详实的测绘调查与研究，确立其社会、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才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脱颖而出，得到重视而加以保护。

即使是在确立侨产的保护地位之后，不能只关注眼前的建筑修缮，更不能长期依赖政府资助与外来捐助，需要专业的知识与长远的规划，让老宅焕发新的活力，担负起新的社会使命，通过妥善的经营管理，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侨产保护才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 人生是一场投资



文图 · 刘庭芝

我 过年回新加坡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了一款最近非常火爆的桌游——新加坡梦(The Singaporean Dream)。这款游戏中的梦想包括“小六会考第一名”、“拿到大学奖学金”、“40岁前缴完房贷”、“第一次申请就拿到BTO”、“提现养老基金”等。游戏玩家的目标就是搜集到越多的“新加坡梦”越好，成为一个大家眼中成功的新加坡人。

这款游戏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归功于它引起了很多新加坡人的共鸣。以我自己为例：

小学的时候，我每天为了小六会考(PSLE)辛勤学习，目标是考进一间好的中学。

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想的是如何考一个好成绩，拿到奖学金。

拿到奖学金，上了大学后，想的是如何拿到一份好实习，找到一份好工作。

我确实很幸运地“搜集”到了大部分的“新加坡梦”：我考进了南洋女子中学；进了华侨初院；拿到了宗乡总会的奖学金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现在在一家香港的对冲基金工作。只要我继续勤勤恳恳地工作，加薪升职，相信我起码可以过一个舒服

的中产阶级人生。

我20多年的人生一直在追求这些“成功”的指标，也确实很幸运地在一个个打勾。但直到我开始工作，才发现我们的教育系统把最重要的一件事给遗忘了——投资。

在华人的社会里，不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父母都不会和孩子讨论理财。孩子们不知道如何管理财富：他们把新年的红包存在银行(或者被父母保管)，长大后把薪水继续存起来，钱够了就付首付买房，然后在接下来的人生一直还贷。投资是什么？如何去投资？即便问起新中两国高等学府的学生们，他们多数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他们的想象中，投资是枯燥无趣、乏善可陈的。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

但开始工作后，我发现原来投资无处不在，原来它是如此充满魅力、令人惊喜。举例来说，我刚进清华的时候还没有微信，大家都在用飞信，但从大一下开始，突然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开始使用微信。不仅如此，微信公众号、企业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后来，微信支付的二维码出现在大街小巷，就连路边的烧烤都可以扫码支付。我参与了





Z世代投资俱乐部新加坡活动的参与者(右一为本文作者)

这场数据化的革命，却没有发现腾讯(出品微信的公司)的股价已经悄悄从2012年我入学时的50港币涨到了我2016年毕业时的150港币。

在新加坡，不论是个人或中小企业大概都有一个星展银行的户头，我们在享受它提供的各种便捷又先进的数字银行服务时，殊不知它在2015年就投入50亿新币发展数码策略，并在2016及2018年获得世界最佳数字银行的荣誉。它的股价从2014年的16块新币，一路涨到现在的25块新币，绝对不是凭借运气的。

其实我们都是这些服务的消费者，也是这些变革的参与者，但我们大多数人却缺乏投资的眼光。

投资除了可以保值、增加家庭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你对世界更深入的了解，让世界上的更多事情会豁然开朗。就以找工作为例，大学生就业时总是一窝蜂的去申请知名大企业，但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公司盈利情况、行业发展、公司的市场定位等信息。找工作其实就是人生的投资，找到一个好企业并将自己作为资本投入，然后成为更有价值的一个人，这才是找工作的方法和意义。

在意识到我们教育体系的缺陷后，我的下一个

问题是，如何去解决？

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然后他将《投资者Z》这部漫画介绍给我。他是一家家族基金的创始人，并且也意识到了投资教育在亚洲的缺失。这部漫画以初中生财前孝史为主角，展开他从对投资一无所知到掌握投资的故事。漫画里涵盖了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保险、房地产、FX、黄金等多种投资方式，深入浅出教导读者理财的方法。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投资教育的媒介。但光是看漫画肯定不够，还需要有专业人士指导并且真正投入金钱去体验市场的波动，才能够更好地掌握投资之道。

于是，我们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决定成立一个非盈利的教育俱乐部：Z世代投资俱乐部。在过去三个月里，我们招募到了分别来自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22位优秀学员，踏上投资者养成之旅。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新加坡Arisaig Partners、北京启承资本和上海银杏环球资本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并获得了清华大学金融协会、浙江大学投资协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鼎力支持。

通过俱乐部，我们希望会员能够理解投资的重要性，并将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也由衷希望，通过这个俱乐部能够提供给新中两国更多的交流机会，从经济、金融、文化等多个层面相互学习，并且借由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建立更深厚的友谊。虽然俱乐部才刚刚成立，但我们相信它会在未来正面影响更多的人，也期待有更多有识之士能够加入我们。

而这一切能够发生，我必须感谢宗乡总会在我还是一个懵懂高中生时给了我奖学金、支持我去中国深造。这份奖学金，毫无疑问，改变了我的的人生，并促使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人生就是一场投资，如何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是我在中国最大的领悟。

**(作者为宗乡总会2012年奖学金得主，现就职于百域资本(香港)有限公司)**



## 《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 今年6月面世

文·欧雅丽 (本刊记者)

英文版《新加坡华人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将在今年6月出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3月12日上午举办的媒体发布会上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这是继2015年宗乡总会为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暨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出版华文版《新加坡华人通史》后出版的又一本重要著作，这本英文版《新加坡华人通史》特别选择在2019年出版，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

《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由宗乡总会和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并获得新加坡文物局的大力支持。这本书由擅长新加坡古代史研究的国大客座教授柯宗元和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共同担任主编，26位作者和7位翻译员联合撰写。李显龙总理、国际知名历史学者王赓武教授、宗乡总会名誉会长蔡天宝和会长陈奕福也为英文版写了序。全书大约有800页左右，共有18章38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配有5幅插图，图文并茂。

陈奕福会长在致词时表示，宗乡总会在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之际推出这本书，其目的就是希望将这本著作扩展至更广泛的读者群，让更多人了解

新加坡华人的历史与文化，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为新加坡所作出的贡献。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董事经理潘大扬也表示，世界科技出版公司非常高兴和宗乡总会共同出版英文版《新加坡华人通史》，相信这本著作不仅对研究人员与历史学者有帮助，在培育学生们对文化遗产的鉴赏和理解能力方面也会有很大作用。

据主编柯木林介绍，英文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并不是华文版的翻译版，而是以中文版为基础，翻译部分内容，并加入重新编著和新增的篇章。考虑到英文版读者多是英文教育背景、其他友族和国际读者，编委会重新编排了全书内容，邀请多位擅长双语的学者撰写了相关章节，其中有5章是关于土生华人社群的。同时，编委会也结合中文版收到的反馈意见，对英文版进行修订，使内容更加严谨完善。联合主编柯宗元也认为这本书将会是连接中文和英文新加坡历史研究的桥梁，它也体现出了新加坡华人社群与其他华人社群的不同。

图片说明：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右二)、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董事经理潘大扬(右一)、主编柯宗元(左二)和联合主编柯木林(左一)一起主持了新闻发布会(图片由李叶明提供)





#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正式上线



文·黄丽晶

**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推出的“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于2月1日正式启动，供公众浏览了解本地先贤相关资料。

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受邀为启动仪式的主宾。她在致辞时说，数据库记载了19至20世纪先贤建设国家的事迹，国人能够通过这些宝贵的历史点滴了解先人所面临的挑战与做出的贡献，意义非凡。她认为此项目的开创也代表着社群对建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值得鼓励。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由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宗乡总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三个机构合作完成，它也是宗乡总会为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所推出的“无名英雄”系列项目之一。它旨在以视觉化手段梳理200名华人先贤间的关系网络及所作出的贡献，为国人提供一个可靠的寻根渠道。公众可通过数据库所梳理的人物关系追溯新加坡早期的社会风貌，还可参与趣味互动游戏了解关于先贤的知识。

数据库目前处于初始阶段，收录了包括陈笃生、胡亚基、林义顺等200位华族先贤的相关数据，作为开埠200周年的献礼。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主任丁荷生透露，未来的计划是把人物与地理信息相结合，更加具体地展现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建立1819-2019年8代先贤的人物关系网络大数据库。此项工程浩大，研究团队呼吁公众在浏览数据库的同时，也可补充鲜为人知的先贤资料，协助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研究。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也提出，每添加一个人物的数据，都能以点到面，让新加坡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脉络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预计还有约5000名未记录在案的先辈。

“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的成功上线，是政府、学界和华社三方通力合作的成果，三方各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和先进的研究手段，为记录新加坡华人先贤历史献一份力。相信通过研究团队不懈的学术钻研和公众的补充，此数据库的学术资料将更为严谨完善。有兴趣的公众可上网浏览<http://sbdb.nus.edu.sg/>，也可对资料进行补充。

图片说明：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中)与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右二)、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右一)、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梁宝珠(左二)、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左一)共同启动“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图片由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提供)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 《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新书发布



文 · 欧雅丽(本刊记者)

**由**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南安会馆联合主办的《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新书发布仪式于2019年3月26日下午在新加坡南安会馆礼堂举行。文化、社区与青年部长傅海燕女士受邀担任发布会主宾，为这本新书揭幕。出席新书发布仪式的嘉宾还包括吴作栋夫人陈子玲、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主席吴一贤、凤山寺主导承建者林路后人张东孝、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总工程师王时伟、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等。

## 故宫出版社首次与本地机构合作

《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一书由新加坡

国家古迹研究中心联合北京故宫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是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故宫出版社首次与本地机构联合出版书籍。这本书以凤山寺为个案研究，将其建筑、人文、历史与修复过程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案，从而反映出工程之艰巨及其社会意义，借以提高人们对古建筑艺术的鉴赏水平，让珍贵历史遗产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本书还记录了凤山寺的历史沿革，对其主祭神广泽尊王的信仰也作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所有关于凤山寺与广泽尊王研究的比较完整的文献记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傅海燕部长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她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间组织在保留及推广我国文化遗产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希望看到更多民间组织与政府



机构携手合作，把各族群的传统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发扬其文化力量。这些优良的价值观念包含了力争向上及自力更生的精神，像南安会馆主动发起凤山寺修复工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奕福会长也表示，凤山寺是本地南安社群的精神基地，这本书不仅记载了历史，对凤山寺将来的修复维护也非常重要。

### 此书的出版体现南安精神

《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一书由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和资深媒体人严孟达联合主编，本地十多位学者担任编委。全书有五个章节和附录，30万字左右，共有近10位海内外学者撰写。本书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内有多幅本地摄影家徐伏钢的摄影作品，图文并茂。另有记录本书编撰过程和凤山寺风貌的视频光盘随书附赠，让读者多角度了解凤山寺。

2004年凤山寺进行落架大修，历时5年，耗资200多万元让这座古迹恢复了原貌。2010年，凤山寺修复工程荣获该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在凤山寺进行修复时，邀请到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总工程师王时伟担任顾问，为凤山寺的重修工程进行勘察和提供专业意见，又请到泉州刘大山先生的刺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整个工程，他们带来了泉州的工匠、技术和材料，使得修复工程以优秀的品质完成，并获得殊荣。此次出版《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一书，再次得到故宫博物院的支持，与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在新中两地同时发行，意义重大。此外，《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还获得了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鼎力支持。

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副主席严孟达说，《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的出版，具有两层意义，首先是从人文、历史、民间信仰、闽南建筑美学和工艺技术等多角度做一次有广度和深度的记录，书中也表扬了“南安精神”，“南安精神”其实也代表着早期南来的移民精神；第二层意义就是希



望它能够为后代人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这次的修复工程和申遗的经验值得流传后世。二十年后或三十年后，凤山寺若须要再进行修复时，就有前人的资料和经验可以参考。

### 有关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

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是由一群关心我国历史建筑、古迹和历史遗址的学者、研究者在2014年底成立的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其成立的宗旨是：对历史建筑、古迹和历史遗址进行研究、记录；推进文物宣传和公众教育，积极灌输公众对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得到了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市区重建局、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校友会，以及许多官方和民间机构的支持，举办过讲座等活动。出版《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一书是研究中心成立之后组织的首个大型项目，前后耗时3年多，研究中心还为了此书的出版，前往南安凤山寺祖庙进行调研。

图片说明：出席发布会嘉宾在凤山寺前合影，左起依次是凤山寺主导承建者林路后人张东孝，宗乡总会会长兼南安会馆会长陈奕福，吴作栋夫人陈子玲，文化、社区与青年部长傅海燕，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主席吴一贤，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国家文物局古迹与遗址保存司司长黄美英，管委委员何伟山（图片由摄影师梁麒麟义务拍摄）

# 崔大地书法展



文·沈蕊蕊

图·主办方提供

“作品创作于1952年旅居英国期间，感觉这时的崔先生心情特别舒畅，这都表现在作品的线条上，用墨也很均称，突显闲适心境。这是崔先生简化的楷书，给人以清新可爱的视觉感受，令人深深着迷。”这是崔大地的门生吴耀基在老师的作品旁粘贴的注释。不单是这一幅作品，在许多重要作品旁都粘贴了吴耀基的注释，可帮助观展者更好的理解与欣赏作品。

2019年4月12日，“崔大地书法展”在美伦画廊(Merlin Gallery)举办。这是自1984年举办“怀念崔大地老师纪念展”35年后在新加坡举办的又一次纪念展览。这次展出的32幅近30年的藏品，是由崔大地门生王原人女士提供。她1984年以画家和策展人身份移居澳大利亚，在几年前陆续将恩师22箱作品遗物交给师弟吴耀基带回新加坡。

展厅进门的左手边有一幅用相框装裱的崔大地与友人的书信，大概A4大小的宣纸上，是蝇头小楷，不大的纸上写了诸多内容。吴耀基介绍，这是崔大地旅居英国期间的书信，因那时所携带的宣纸要节省使用，所以信件用纸和同一时期所创作的书法作品都以小张居多，可见崔大地当时生活颇为节俭。

这次展出唤回大家对崔大地个人和他作品的记忆，也为新加坡书法发展道路提供了向前推进的动力。崔大地是新加坡第一代书法家，他的个人形象庄重中带着儒雅，作品自然中带着古拙与大气。其作品蕴含的意象与前瞻性，远远超越许多同时期的书法家。

崔大地(1903年—1974年)原籍中国北京幽燕，有人问幽燕在哪里？其为古称，泛指河北北部及北京、天津、辽宁一带。唐以前属幽州，战国时属燕国，故有幽燕之称。日军轰炸重庆时，崔大地家人罹难。1937年他只身一





崔大地书法作品《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59 x 108cm

人南迁，离开中国。曾担任新加坡华义中学书法学会义务导师。他在欧洲及东南亚各地都举行过书法展，包括1946年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个展；1948年在吉隆坡举行个展；1949年在槟城及1950年在怡保举行个展。1952年，崔大地旅居英国，在中英文化协会举行个展，接着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教育总会连续举行书展。1954年，他在巴黎桃乐赛画廊举行个展，1955年又应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在该台演讲及录影示范。在英国期间，崔大地长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古文字及研读甲骨原片，对中国古文字作深入的研究。过后回到槟城，从事书法创作。1956年，崔大地移居新加坡，继续书法艺术的创作及推广，直到1974年逝世为止。

1975年与1976年崔大地的门生举办了两次《崔大地作品纪念展》，1977年在澳洲墨尔本，马来西亚的吉兰丹举办《崔大地、王原人师生展》，以及在新加坡亚化画廊举办《崔大地老师遗作纪念展》。1984年举办《怀念崔大地老师纪念展》。1989年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纪念崔大地书法展》。

崔大地教学时，主要先临摹隶书，然后再学习魏碑、篆书、楷书及行书等各种书体。学生所临摹的碑帖，都是经过他依个别学生的个性与风格所作挑选。因此，学生们都能各自发挥己长，发展出独特的个人风格。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崔大地旅居英国期间与友人的书信



# 鼎艺团



文·王书雅 图·鼎艺团提供

**在**刚刚过去的华人农历新年之际，鼎艺团携手本地艺人罗美仪(2013年《校园SuperStar》冠军)和黄俊融(2018年《SPOP听我唱》冠军)带来了集流行与经典曲风的新春音乐会，两场演出都获得了公众的积极响应，鼎艺团在赞声不绝中正式开启了2019年新乐季的篇章。

翻开鼎艺团乐季2019的节目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淡蓝的天空下洋溢着青春笑容的音乐家们，一群人在绿草幽幽之上，弹琴奏乐，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淀后的清新与活力。这让人更期待鼎艺团在新的一年里带来的一系列精彩节目。乐团也在年初搬入了享誉“本地传统艺术大本营”称号的史丹福艺术中心(Stamford Arts Centre)，由国家艺术理事會管理，经翻新后的建筑仍保留着传统风貌，为本地艺术团体提供了一个设施全面的艺术空间，更丰富了滑铁卢街一带的文化气息。

在新乐季中，鼎艺团延续系列音乐会形式，为

观众们带来不同文化主题与表演特色的音乐作品。例如在这个四月，以缅怀经典为题的《乐坛巨人》彭修文作品音乐会，是一场向推动当代华乐发展的国乐泰斗彭修文先生致敬的专场音乐会。其曲目选择了具有历史性背景的《秦·兵马俑》、《不屈的苏武》以及由京剧《杜鹃山》改编的《乱云飞》和音色细腻的古曲《月儿高》等。这些传统音乐和戏曲音乐都十分考验音乐家的演奏功底。

鼎艺团乐季2019的亮点还包括了全新的音乐会系列——《鼎有艺思》，这是一场以马来传统乐器甘布思(Gumbus)和华乐传统弹拨乐器琵琶为主的室内乐创作。甘布思又称阿拉伯乌得琴，由波斯和中东的商人传入马来西亚。它可以演奏不同风格的马来民间音乐，其音色柔和，由多种木料制成。乐团特别邀请到了本地马来传统乐团的演奏家Azrin Abdullah合作，尝试以两种相似却不同的民族乐器，展现甘布思和琵琶之间的“对话”，可谓是一场零距离接触的音乐沙龙。

除此之外，乐团也再续鼓励跨界创新合作的《乐无垠》系列，邀请来自越南的新活力竹乐团与鼎艺团共同呈献一场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音乐





# 开启新乐季

会。竹子作为越南的文化符号，与其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竹制乐器作为越南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有一种朴实而极富生命力的民族特质。正如该乐团名曰“新活力”，旨在让越南的传统竹乐重现生机并焕发新活力。届时，新活力乐团的古筝、独弦琴及口弦琴将在鼎艺团首席指挥郭勇德和客卿指挥童光荣的带领下，领奏越南北方的民歌与山歌。

“继续扎根传统，创新更生，与时俱进！”是鼎艺团 2019 年新乐季坚定秉持的艺术理念和信念。在流派纷呈的节目编排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传统华乐在本地市场的发展空间和观众群体远不及大型乐团或其它艺术团体广泛，但鼎艺团仍在传承华乐传统文化和避免过度商业化之中追求一种平衡。他们在传统华乐的背景下，根植于传统文化，在融汇古今的同时，又敢于尝试与不同的艺术形式兼容并济，这点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在今年下半年即将呈现的两场专题室内乐——《弦诗潮韵》和《乐·叙：生命之河》。

《弦诗潮韵》是为本地观众带来的以潮州弦丝乐为主的音乐专场。如去年带来的《赏心粤目》广东专场音乐会，鼎艺团在今年以潮州文化为风向

标，特邀潮州音乐大师、国家一级作曲家王培瑜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力图将道地的潮乐传统带给本地观众分享。弦诗乐是以丝弦弹拨乐器为主的一种潮州传统室内乐合奏形式，极具群众性和娱乐性，流行于潮州、汕头等闽南地区，后随华侨流传至东南亚。它是潮州音乐最为古老且最为普及的乐种，作品雅俗共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其中提到的“弦诗”是以弦乐吟诵的诗，潮汕人至今都不将潮州乐谱称为“乐曲”，而称之为“弦诗”，正与古代未有乐谱前的诗歌吟诵习俗有关。为了达到艺术准确，并对传统弦诗乐有深刻的把握，乐团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排练。不仅如此，演奏家们还要为此进行特别的乐感训练，全身心的体悟乐种的韵味和美。鼎艺团总经理兼助理指挥黄德励提到：“像潮州弦丝乐一样的地方性音乐在本地并不普及，甚至连华乐专业的学生都很难接触到，我们很希望把以前的室内乐带给本地观众欣赏。”

而《乐·叙：生命之河》作为鼎艺团年度重要的多元性艺术创作，受著名文史学家韩山元先生的文学作品《新加坡河：讲不完的故事》所启发，是



《欢乐春节·新春音乐会2019》现场 (左起：罗美仪、黄德励和黄俊融)

一场结合华乐室内乐与说书艺术的叙事音乐会。鼎艺团特别邀请到两位新加坡文化奖得主——知名剧作家韩劳达与作曲家罗伟伦，以及资深演员杨世彬携手创作一台关于新加坡河的音乐故事。黄德励说：“几位老师将如何写故事，如何将音乐与新加坡河巧妙的结合，这都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其实，无论是把最原汁原味的传统室内乐带给本地观众欣赏，还是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不断交流、创作新的华乐作品，鼎艺团与许多本地艺术团体一样，一直都在努力推动本地华乐发展。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华乐，他们也通过举办多场户外演出与活动，在艺术教育和拓展方面，积极做出贡献。在今年，他们更推出了2019年鼎艺团乐季特惠票，乐迷们可以高达30%的折扣价购买三场鼎艺团音乐会门票(促销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作为一个非盈利的艺术团体，他们在有限的资源下竭力创造更多的优秀演奏作品，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更有责任去支持本地音乐，培养本地音乐人。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枢纽，在其文化艺术领域也应有更卓越、更广泛的发展，以散发岛国多彩文化中的特殊韵致。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鼎艺团2019新乐季发布会海报

## 鼎艺团简介

成立于2007年的鼎艺团，是新加坡最杰出的华乐室内乐团之一，宗旨在通过演奏华乐、传统音乐与跨流派现代作品，弘扬与推广华乐室内乐。成立翌年，鼎艺团在新加坡全国华乐比赛中荣获合奏小组总冠军，并在短短几年内，荣幸邀得多位乐坛名家如闵惠芬和陆春龄等同台演出，亦成功首演多部由海外和本地作曲家创作的优秀室内乐作品。鼎艺团曾先后在英国、德国、马来西亚、香港、菲律宾、台湾、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多场演出。2016年，乐团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补助计划下的主要拨款(Major Grant)。



# 2018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花落谁家？

文图·欧雅丽(本刊记者)

**经**过一年的征稿、评选,《源》杂志“2018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诗歌类)”获奖作品终于于2019年3月30日上午揭晓,周德成的诗歌作品《新国志演义》斩获殊荣。颁奖典礼在宗乡总会二楼礼堂举行,宗乡总会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以及本地的文友约五十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奖项的诞生。

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在致词时表示,宗乡总会多年来都致力于推广中华文化,而文学作品创作是推广中华文化一个有效的方式。好的文学作品能让人领略文字之美,也能让年轻一代逐渐爱上华文。《源》杂志自2016年设立“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鼓励本土文学创作,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年。在文学界朋友的支持下,每年都收到不少作品。希望通过这个奖项能促进新华文学的发展,也能激励更多爱好华文写作的年轻人用笔讲述我们的新加坡故事。

今年,《源》杂志邀请新加坡文化奖得主、本地著名作家林高先生,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著名作家陈志锐博士,以及本地知名媒体人、《源》杂志编委主任严孟达先生担任评委。本届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共有6篇诗歌作品入围,分

别是齐亚蓉的《一个人的加冷河畔》、曾国评的《岛国》、周德成的《新国志演义》、伍木的《狮城赋》、孙宽的《你说去看海》和黄嘉一的《我讶异着的直落亚逸》。经过评委们认真地评选,《新国志演义》综合评比第一,获得奖项。

林高在点评获奖作品时说:“《新国志演义》这首诗五大段用不同的声音、从不同视角写新加坡的发展。在历史与当下、记忆与现实二者之间穿梭交错,时空往返自如,思辨跳跃灵活。内容涵盖幅度广大,涉及史实、社会、语言、日常、身份等方面的变迁。此诗之语调在严肃与庄重间调节与变化,颇见机智。最后更把视角伸向未来,展示其深度。语言杂糅,兼用口语,具有本土特质。时而涌现的佳句,吸引读者对所叙述事件的注视与深思。”他也表示,《源》杂志设立的这一奖项,为本土文学的成长做出了贡献。其中,新移民的作品占了三分之一,以本土题材创作,新移民的作品表达了一种融入本土的过程,实际也是提供给读者一个互相了解的平台。

图片说明:与会嘉宾与入围作者、获奖者合影(前排左起依次是《源》杂志主编谭瑞荣、编委主任严孟达、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著名作家林高、宗乡总会秘书长方百成;后排左起依次是本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和获奖的作者孙宽、曾国评、伍木、齐亚蓉、周德成、黄嘉一)

文艺脉动。

月光泪

# 转身，

# 谁在转身？

## 记黄意会摄影展《转身》



文·黄嘉一 图·黄意会提供



进入展馆，各种形状的落叶、卷曲成各种姿态，一地错落。

馆中徘徊，我闻到一室静谧的幽香。墙上的摄影是落叶之前留下的倩影，褪下青春，剩下硬硬的纤维，随遇而安。叶子上的缝隙，任风穿梭流转。

曾经在公园局工作的黄意会，他肯定记挂一草一木。此时，一草一木也守护着他的作品。

转身，说的是什么？

是草木的变形，变奏，还是变身？

我走向前贴近摄影作品，想看清楚利用现代科技各种手法的加工。

这时我听见沙沙的抗议，痛呀！沙哑的，又是明确的。枯叶在提醒我，你是不是靠得太近了？记得安全距离哦。

这是一个会发声的摄影展。



黄意会集画家，摄影家，舞美设计师于一身，但是本质来说，他更是一个诗人。画画、摄影、舞美，只是他写诗的不同形式。

一片叶子不经意地落在蜗牛的壳上，诗人说——  
这个夏天还很漫长  
我要带你去流浪 **(浪迹)**

一尾鱼搁浅在岸上，诗人说——  
忘了 海的味道  
忘了 沙滩的温暖  
忘了 太阳的热度  
忘了 我是鱼 **(忘了)**

蜗牛总是爬向前方，看不到自己的壳上背着什么。

留痕



搁浅的鱼，奄奄一息，眼珠早看不清现实的虚晃。  
它们都看不到的，诗人看到，他说——

树有心

让风朗读 **(树有心)**

这是一个有诗的展览。



艾青的诗歌歌颂太阳，热烈豪迈。

海子的诗歌隐晦内向，春暖花开总是在够不着的远方。

意会的诗歌没有励志的八股，也没有禅师的劝世。他只是在自己走过的路上，俯拾起一朵朵浪花，一丝丝浪漫，不刻意，不间断，不费劲儿，他说的都是自己。

我的泪

是昨夜的月光

一点一滴

留给岁月 **(月光泪)**

岁月留痕

生命走索

向西 向东 **(留痕)**

山有情

水有意

相逢自成风景 **(依恋)**

因为自在，所以动人。

**(作者为本地音乐教师兼作家)**



浪迹



忘了



树有心



依恋

# 跨境边佳兰



文图·林海燕

多年来，心里头住了个小心愿。去乌敏岛，走向右边走道上船时，好奇左边走道“Pengerang”，是什么地方？想坐船去看看，吹吹风、散散步、东张西望。

就在三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终于实现了这个小心愿，和家人从樟宜尾码头出发。

这趟一日游的好玩之处：没有大计划，充满小未知。

八时许抵达樟宜尾码头时，柜台Uncle说，较早已有三艘船出发。这里没有固定的班次，每艘船凑足12个人就开。Uncle叫我们把一家六口的护照给他，结果等了45分钟，还是不见其他人影。预订德士在彼岸等候，只好支付空额船费。就在铁门拉上时，一位拖着两袋行李的Auntie匆匆出现！

原来，柜台Uncle就是船夫。驳船乘风破浪，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半小时，终于抵达边佳兰。与两名司机会面时讨论行程，他们建议先到鸵鸟园，然后吃午餐，下午到水果园。

载送我们的64岁师傅徐先生，当了40年渔夫，几年前刚转行。他一边开车，一边介绍边佳兰的转变。现在的边佳兰(俗称四湾)，快速发展变了样，

红尘滚滚，两旁不断涌现油槽、炼油台。外国劳工越来越多，东西也越来越贵。

人口以马来人为主，其次是华人。四湾以福建人居多，大湾住潮州人。随着新山市、吉隆坡、新加坡的蓬勃发展，边佳兰华人不断外流。徐师傅笑说：“我的女儿、姐姐、妹妹，都嫁到新加坡，在那里定居，很少回来啦。”2012年，柔佛州政府决定在边佳兰建设石油综合中心，受影响的头湾、二湾、新湾、大湾、三湾的居民被迫搬迁，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组成“边佳兰自救联盟”。

来到鸵鸟园，园主郑国仁(67岁)也是新加坡人，曾在我国空军部队当过机师，退休后开设鸵鸟园，每天与200多只鸵鸟为伍，一晃20年过去。我们感受到园主对鸵鸟的热忱：吃鸵鸟煎蛋时，他耐心讲解孵蛋过程；喝木瓜鲜奶时，他讲述如何用鸵鸟粪便种植木瓜树；吃鸵鸟沙爹时，他指出鸵鸟肉胆固醇低、高钙质，有益健康；参观农场时，他示范如何打破鸟蛋，之后还能把鸟壳再循环为灯罩！

他也教我们，怎么分辨雌雄鸵鸟，跟他的宝贝们打招呼。其中一只叫“露露”的公主，一听到主人问“戒指在哪里？”，它居然立刻亲吻我



戴上戒指的右手！

午餐来到海鲜餐馆，大家奇怪为什么老二不吃螃蟹？老公问他，是不喜欢吃还是懒惰动手剥肉？他不好意思地承认，是自己懒惰。老公随即取出蟹肉喂儿子：“希望我老的时候，你能喂爸爸吃东西，不求山珍海味。”

午餐后，我们续程前往位于迪沙鲁的水果园。最让孩子开心的，不是看到多种热带果树，而是开ATV机车进入果园！生长在都市的我们，仿佛回到甘榜时代。

来到农场，儿子兴起，要喂兔子吃萝卜，没想到招来羊儿的注意，一窝蜂出现，追着儿子讨萝卜。有的羊儿甚至扑到他身上，令他颇感意外，以至于惊慌失措，有些急躁，有点想要放弃的样子。

事后，儿子说，以为只有兔子爱吃萝卜。我趁机告诉他，今天的一日游有额外收获：原来，小羊也爱吃萝卜。如果生活里遇到小意外、不顺心时，记得三不：不要发脾气、不要急躁、不要放弃。因为，萝卜吃完了，羊儿自然会离开。凡事无永久，更是无绝对。



肖羊的老二，特别得到羊儿的高睐！

回程，我们乘搭比驳船快一倍的快艇，35分钟就抵达樟宜尾。时光仿佛快速行驶了35年，把岛国早已无迹可寻的乡镇风光，抛在后头。虽然快艇里有冷气，我们还是选择坐在甲板上，享受海风、仰望蓝天、呼吸空气、体味回到从前的感觉。

题图：浩浩荡荡，开机车进入果园。

(作者为剧场编导，教育工作者)

## 边佳兰一日游小贴士

### 怎么去？

边佳兰是哥打丁宜县的一个新兴市镇，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东南方，与德光岛和樟宜机场隔海相望。

旅行团一般乘大巴从新柔长堤走陆路，经过迪沙鲁度假胜地后，一路往南到达。

新马有两条跨境海线。

其一，从樟宜尾(Changi Point)出发至边佳兰(Pengerang)有驳船或快艇。90分钟的驳船，船费每人11元。不然寸金能买寸光阴，多还2元，13元可乘搭35分钟、有冷气的快艇，不过两者必须凑足12人才出发，否则支付剩余空位船费，船也照开。

其二，樟宜客轮码头(Changi Ferry Terminal)周日固定有两趟(最早九点半出发，最后一趟傍晚六点半返新)渡轮，前往丹戎彭利哥(Tanjung Belungkor)，周末增至四趟。单程船票26元，来回45元，半小时即可抵达。

### 去哪里？

鸵鸟园、水果园、四湾小镇、庙宇、海边

### 吃什么？

到“龙虾之乡”，当然不可错过龙虾！

这里到处是海鲜餐馆。六人午餐：三只龙虾、两只螃蟹、一条鱼、青菜、豆腐、炒饭、一壶茶，大约600元马币。



# 论国家兴衰的地理基础

**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兴衰，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非关键性的。关于这点，让我从两方面加以论述，并和大家交流，共同探讨。

先谈地理基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W. F. Hegel, 1770-1831)最早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历史哲学概念。我认为他所谓地理基础就是地理条件，应包含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部分：国土面积、位置、地形、纬度、土壤、山川、湖海、海洋、气候等等属于前者，而国家人口、种族、语言、宗教、风俗、政体、交通等等属于后者。

当今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社会规模大小不一，经济文化水平悬殊，在很大程度上和地理基础息息相关。这是因为每一国家的发展，不能脱离特定的空间(地理)与时间(历史)。只有海洋国家才能造船、航海、建立海上商路乃至海洋霸权，而内陆国家连望洋兴叹的机会也没门儿。例如：1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欧民族国家，先后

逐渐兴起，建立比本土大数倍、数十倍的殖民帝国，不就是托“海洋国家”之福，“近水楼台先得月”？至于意大利和德国，因为迟迟到19世纪中叶政治未统一而错失良机。反观蒙古大帝国，尽管在13世纪曾经征服中国，并以“上帝之鞭”(骑兵)给欧洲带来“黄祸”，但对一海之隔的日本却无能为力，也是地理基础使然。

再谈历史机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常”与“变”的交互中进行的。所谓“常”，是不显著的、逐渐的变化；而所谓“变”，则是很显著的、快速的变化。历史机遇指的就是“变”的出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兴衰，都和历史机遇息息相关。例如：地理大发现促成了西欧的商业革命，进而推动英国成为工业革命发源地，最终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建立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一般史书并不把它归功于某个国王或首相，因为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建立殖民帝国的不止英国，任何一个英国当权者都不难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反过来看，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土崩瓦解，逐渐沦为二等国家，也是历史





# 与历史机遇

文·符懋濂 图·编辑部

机遇使然。如今，即便再出现100个维多利亚女王加上100个丘吉尔首相，大英帝国也还魂乏术，因为战后世界格局完全改变，历史机遇已不存在，如今或将来也不可能再现！由此可见，在天时、地利、人和不变的情况下，历史机遇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性、决定性的因素了。至于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乃至现代亚洲的和平崛起，同样是和历史机遇分不开的。

再举个例子：世界商业中心的转移，也和历史机遇密切相关。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斯等是欧洲的商业中心；之后，却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里斯本、鹿特丹、伦敦等，都是拜新航路开通所赐。

最后，谈谈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也显然离不开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只要翻开地图一看，我国虽仅是个小红点，但它拥有广大“腹地”，而且“腹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作为小红点生存、发展的长期依靠。我国还得天独厚，没有地震、海啸、台风、风沙等天灾；海港非但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更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是商船必

经之地。因此，转口贸易自然成为早期的经济命脉，在60年代已是东南亚大城市之一，人口逾百万。这就是新加坡的地理基础。（注：人口、种族均属于地理因素）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洲出现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这些新兴国家中，经济建设是主旋律：有些靠石油等天然资源发家，有些靠发展农业、工商业致富。尤其是近50年来日本、中国、印度、印尼等大国的经济发展，更为我们这个蕞尔小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此外，所谓“亚洲四小龙”都是“亚洲复兴”的产物，即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交互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奇迹”！

总之，我们惟有站在历史的高台阶上，使用高精度望远镜，才能看清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将我们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

**（作者为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

曾

经不止一次，我在邻里学校看到这样的一种上课情况——教师声嘶力竭地在讲解，可是，学生们却把课室当作“花果山”——嬉闹、喧哗、争吵、恣意跑动，完完全全把老师当成是“透明”的。

我也看过另外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情景——教师口沫横飞地“诲人不倦”，然而，学生们却集体梦周公去了。满室寂静，可是，老师的金玉良言落满一地，却无人捡拾。

上述两类教师都非常尽责，由钟声响起的第一秒开始讲课，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下课钟响为止；然而，学生的学习效果却等于零。

我一直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徒，对于这样一种“徒劳无功”的做法，自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苟同的。

先驱初级学院(2018年，先驱初院和裕廊初院合并为“裕廊先驱初级学院”)院长郭毓川先生于2000年创校时，曾对老师们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每一间课室，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每一名教师，都是王国的君主。你必须找出一个有效的方式来治理这个独属于你的王国。你要做万世流芳的明君或是遗臭万年的昏君，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一点儿也没错，一间课室，就是一方国土。一个失序的国家，不可能在任何方面取得良好的发展；同样的，一间失控的课室，绝对难以成为

# 一方国土

## 谈课室控制



文·尤今

学习的乐园。

让学生静下心来听课，是教师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在那些纪律欠佳的学府里，这恰恰也是教师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我发现，学生愿不愿、肯不肯好好地听课，却又和两大元素息息相关。其一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感情是否融洽、其二是教师授课的方式是否富于趣味性。

如何恰如其分地与学生相处，是教师一生一世也学不完的学问。

零距离的相处，有时会让 学生失去了该有的分寸而爬到教师头上撒野；以后如想再进行调整，便难若登天了。

至于摆出高高在上的姿势而向下发号施令嘛，又会被视为“暴君”而招惹民怨；学生也许在表面上不敢造次，可是，心里有气也有怒，肯定会影响学习的情绪。

曾经问过学生，最希望和教师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重”一词。

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颐指气使的命令、指桑骂槐的讽刺，都是处于敏感年龄的他们最难以接受的。

“我们也是人，如果我们犯错了，希望老师能够耐心地听我们解释；我们考坏了，也希望有人理智地向我们分析原因。”他们说：“一味的指责、一味的斥骂，只能使事态更趋恶化。”

有些血气方刚的年轻老师会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和学生硬碰硬地对峙着，结果呢，下不了台



的，往往是自己。过去，曾有一名学生在老师厉声的责骂下，丧失了理智，挥拳怒打老师，老师抵挡不了如雨般挥下的拳头，狼狈地逃进校长室里，寻求救助。

那么，是不是我们得对出言不逊或者行为无礼的学生隐忍下来而让他们为所欲为呢？

当然不是。

说说一则真实的事例。

我受邀到一所学校开设创作班，开课第一天，我走进了课室，当班长喊“起立”时，全班学生都循规蹈矩地站了起来，只有一个男学生，满脸的桀骜不驯、长长的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文风不动。我知道，明里暗里他都是在向我挑衅，而全班同学在此刻也等着看我暴跳如雷的样子。倘若这一刻我沉不住气而大声骂他，也许便有重头戏上演了；然而，我不。我不动声色地走到他身旁，和颜悦色地说：“嗨，上课了呢，请你站起来，好吗？”这个恶形恶状的“兵”，一心以为自己无礼的举动将可以挑起一场战役，没有想到居然会碰上一名好声好气的“秀才”，一时乱了阵脚，凭着“恶汉不打笑脸人”的“江湖规矩”，他只好怏怏地站了起来。事后，我探悉他是学校里臭名昭彰的学生。在尝试帮忙他的过程当中，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便把双方的关系搞砸了，否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俗语有说：擒贼先擒王，要维持良好的课室秩序，便必须先把握捣蛋王揪出来，不是当众侮辱他，而是暗中感化他。把“掌门人”制伏了以后，要控制其他的“小喽喽”，便易如反掌了。

在管制学生时，“以身作则”是不二法门。

“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是我对学生最基本的要求。有些学生上课时，喜欢以手肘当“枕头”，身体慵懒地趴在桌面上，而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姿势一松懈，精神便涣散了。我自己呢，不论是一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都

是站着讲课的，绝对不会靠在椅背上图舒适。我对学生说道：“我站着讲课，而你们坐着听课，要求你们挺直身体，算是过分的要求吗？”学生们心服口服，个个身体挺得直直的，精神抖擞。

“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是我控制学生的另一个“法宝”。

非常幸运地，我拥有异常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学生窃窃私语，我听得到；学生行为有异，我瞅得到。

有一回，讲课时，我偷眼瞅见左边一个男学生专心而努力地以食指在鼻子里“挖矿”，他的“矿产”十分丰富，挖出来以后，还搓成了一颗黑色小丸，放在食指尖端，欣赏；欣赏够了，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轻轻一弹，那颗“黑丸”倏地飞进了前面女同学漆黑的长发里，隐没不见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一切都被我收诸眼底了。我讲课告了一个小段落，便悄悄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量说道：“你刚才的举动，我全都看到了。”他装蒜：“什么举动？”我把底牌掀开：“我看到你放了一些不明物体在前面同学的长发里。”他脸色立马变了，我继续说道：“你做了这样恶心的事，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第一：向她道歉，确保永不再犯。第二：不明物体飞去哪儿，你便从哪儿把它拿出来。”他的脸霎时化成了一个深潭，被我像石头般的话语砸出了一个深洞。知道我“观人于微”，从此之后，他上课总是循规蹈矩，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教师把课室秩序控制好之后，教学工作便事半功倍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教师化身为“君主”，在自己管辖的“国土”上，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造福莘莘学子，看着他们“外在的我”和“内在的我”一起成长，由坏变好、由好而更好，人世间应该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事儿了。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维多利亚剧院 音乐厅



文图·虎威

**起**先，我们都叫它“大钟楼”，虽然它当时的全名是维多利亚剧院、维多利亚纪念堂。大人这么叫，小孩也跟着叫。的确，这座气势恢宏的新加坡英殖民地时代建筑物最明显的部分是个高高的钟塔，在我童年处处还未见到高楼大厦时，它傲视全城。

## 建筑物分阶段完成

这座建筑物看似浑然一体。其实是分阶段筑成。先有落成于1862年的市政厅——维多利亚剧院前身，后有开幕于1905年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后者在建筑语言上沿袭了狮城传统的帕拉迪奥式样——帕氏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大师，其建筑风格由意国传到英国再传到其殖民地，最明显的建筑元素是个高耸的门廊。两座不同时期的建筑物由顶部设计华美、带巴洛克风采的钟楼连贯，对称地并列在它两旁。初时，左右两部分的

设计风格并不统一，市政厅须经过一番改造后才与纪念堂外貌一致；而这项完成于1908年的工程也使前者成为剧院。

维多利亚纪念堂落成的部分资料至今在建筑物上有迹可寻。一方保留完好的铜匾上记录着：“此建筑由新加坡社群兴建，以纪念已逝的维多利亚女王漫长而荣耀的统治”。统治的年份是1837-1901，共64年。匾上也显示奠基和开幕的日期和两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字。可叹当年的风云人物、辉煌事迹早已烟消云散，仅剩得纪念堂留存于世，而这些年来它也历经变化，并易名为维多利亚音乐厅。

## 与剧院及音乐厅结缘

小时进入这建筑的机缘不多，记忆中仅残存父亲带我到纪念堂的展览馆看先驱画家画展的模糊画面。念中学后方开始踏入剧院看演出，却怎么也想不到念中四时居然有机会在它的舞台上表演，并参



加后台工作，台前幕后走透透。

当时学校的军乐队在那儿举行一场音乐会，以筹款到港、台巡回演出。我是个单簧管乐手，参与一些合奏的乐曲。因为有美术背景，又被指派做特刊设计、舞台设计、灯光控制。印象最深的是在筹备工作中，几位同学和我在校园里根据我构思的草图——是个抽象的图案设计——做木工建搭布景；在彩排和演出时我们须将这些布景在不同的节目里做不同的组合；我还得在控制室指示剧院的一位大叔于不同的节目打不同色彩、亮度、角度的灯。这一切在现在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只因为早已失去少年时代“初生之犊”的勇气。

不时进入纪念堂则是在它被改造成音乐厅和易名之后，我去听新加坡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新加坡交响乐团于1979年成立。当时我在英国念书，出席首演音乐会的父亲异常兴奋地将细节全写在家信上，使我远隔重洋也感受到这件盛事的一份喜悦。交响乐团的家——维多利亚音乐厅——是在1980年装修成的。在英国爱上西洋古典音乐的我，返国后喜欢到那儿赴舞台上的乐韵之约。

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晚竟会踏上同一舞台，在近乎满座的观众席前献艺。不，不是西洋古典音乐的演奏，而是粤剧的演唱。那已经是1990年代，我和妹妹在工余学唱粤剧。卢老师兴起让学生们“踏台板”的念头，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办了一场叫“弦歌粤韵伴新声”的演唱会。我和妹妹对唱一首20分钟的曲子，由现场乐队伴奏。有那么巧，我同样被委派做特刊设计、舞台设计，但这次不用亲身制作布景。老师对学生们要求极高，除了要背曲，表演时还要加上走位、表情、动作，排练又排练。幸而演出当晚一切顺利，节目多获佳评，大家都很有满足感。回想这件事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当时一点也不怯场？

## 大翻新后美轮美奂

有段时期，新加坡交响乐团部分乐手常在星期天下午于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室内乐“下午茶”音

乐会。我和妻很喜欢，经常赴会。随着年龄日增，对古典音乐的口味从歌剧、交响乐等大作品转向室内小品，这些音乐会正是“我的那杯茶”。然而，建筑物必须关闭以便翻新，让美好的“茶聚”画上了休止符。

经过四年大翻新，于2014重新开放的维多利亚剧院及音乐厅美轮美奂。有多处我很赞赏，包括：一、项目对“原著”的忠实，凡新加入的元素都很明显地和老建筑原有的元素区分，却又不显得突兀；二、将两个大门廊后面的玻璃幕墙统一并以简约手法表现，突出建筑物原有的对称和门廊的大气；三、将剧院和音乐厅之间的内庭加盖并辟为通道，使成为有效的公共空间。两个表演场地的条件比从前更上一层楼。

来到生命现阶段的我不再热衷于看戏剧、听音乐会，然而，必有许许多多的人仍然会因为演出——或是台下观看，或是台上表演、幕后效力——与这座二合为一的国家古迹结缘。一代接着一代，一段段美丽的缘分必会是绵长的。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剧院和音乐厅之间的中庭是公共空间

# 鸿雁传书卅四载 心系中文现代化



文图·汪惠迪

45年前，一份以《抖擻》为名的双月刊在香港问世。它是香港大专院校和教育界十几位志同道合的中青年教育工作者创办的一份综合性同人刊物。刊名取自清·龚自珍(1792-1841)《己亥杂诗》中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表明创办者对人才的珍惜，对国家的期望，对文化的关爱。

《抖擻》在内容上，“文史哲、政治社会以至科技、艺术、音乐都无所不容”，形式上，“从轻松的随笔、小说、诗歌以至较富学术性的专门文章也无所不纳”。杂志推出后，一时成为珍稀之物，不但在香港，也为新加坡和欧美等地学界所瞩目。

从第11期起，《抖擻》辟设“语文论坛”，由杂志创办人之一的姚德怀先生负责编务。姚德怀毕业于香港大学数学系，后负笈德国，学成回港，在母校数学系任教。

1975年8月5日，经前辈友人介绍，姚德怀写信给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并寄去《抖擻》杂志，请他指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有港澳台或海外关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多遭人怀疑甚至受到冲击，其时文革尚未结束，周先生虽已回京，却未平反、复职，然而周先生不避嫌疑，于8月19日给姚德怀写了封千余字的

回信。从此，他们两人鱼雁往还，到2008年10月8日，周先生寄给姚先生的亲笔信和打字后签署的信311封，加上代转的48封，共计359封。书信的中心议题是中国语文现代化。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赵元任(1892.11.3—1982.2.24)开的头，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领军人。所谓“中国语文现代化”，周有光说“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目标是“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注音字母化，中文信息化，术语国际化”。

周有光在回顾与姚德怀交往的经历时说：“70年代后期，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香港大学数学系教授姚德怀先生，经常跟我通信，讨论中国语文问题。他把我信中的点滴意见，摘录加工，成为谈话小品，刊登在香港文化学术界的同人刊物《抖擻》杂志上，后来又刊登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语文杂志》上，列作‘海外文谈’、‘语文杂谈’等专栏，从1976年到1982年，前后连载长达七年之久。”这些文章都是“亦庄亦谐的‘超短篇’”，“这里有笑话，这里有信息，这里介绍新知识，这里提供新资料，这里提出新问题，这里启发新思考”，“表面上轻松愉快，骨子里紧张严肃”，“贯穿着一个信息化时代的中心课题‘中国语文现代化’”。(《语文闲谈》初编前言，1995年5月)。



2008年10月8日，周老在给姚德怀的信中说：“我们通信已经34年，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是年，周有光先生高龄102岁了。

姚德怀将周有光来信中的“点滴意见，摘录加工，成为谈话小品”，以“华明”为笔名，先后发表在《抖擞》《语文杂志》《汉字改革(香港)》和《语文建设通讯(香港)》上，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许多读者是在初读文章后多年，才知悉“小品”原来是周有光的手笔。以上几种港刊，现在只有《语文建设通讯(香港)》还在努力“建设语文”之中，并已出至第117期。姚德怀在回忆跟周老交往的经历时说，自己并非语言专业出身，之所以满怀信心地创办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79年4月)，是因为得到周有光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周有光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创会顾问，直至去世。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城区青果巷礼和堂。笔者世居常州，家在麻巷，麻巷西口与青果巷东口在横跨古运河的琢初桥北堍相连。1951至1954年笔者在常州师范求学时，学校就在周家祖宅以西的中新桥对面，因此每日上下学，都得从周府门前经过。周家枕古运河而建，我家亦是。周家在西头，我家在东头，“同饮一河水”。

1979年春夏之交，笔者移居香港，同年秋天，加入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结识姚德怀先生弹指间40年了。2015年春，姚先生托笔者在返乡度假期间向常州有关当局探询捐赠周先生寄香港书信事宜。笔者回乡后得知，常州市政府为纪念从青果巷走出去的诸多乡贤，斥资修葺这条富有深厚文化积淀与浓郁文化氛围的小巷，而周有光祖宅礼和堂将改建为“周有光图书馆”，以纪念周有光先生。我将这些情况向姚德怀先生介绍后，他决定将自己所收藏的周老的书信手稿全部捐赠给常州。

2016年夏，姚先生冒着酷暑清理、复印、编辑了他所收藏的周有光寄给他及友人的书信，并命名为《周有光先生寄香港书信集》。《书信集》分为一、二两辑，共1048页。10月20日，姚先生



把《书信集》的复印本及其他有关资料邮寄给笔者。2017年1月13日周有光先生112岁华诞当日下午，笔者受姚先生委托，在周先生祖宅礼和堂举行的捐赠仪式上，将《书信集》第一、二两辑(复印本)等资料捐赠给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属下的常州同心文化交流促进中心，该中心决定将这份资料交由周有光图书馆收藏。如此，一则丰富馆藏，二则让广大读者分享这份资料，让有意走近周有光、接触周有光、了解周有光、研究周有光的朋友看到这些第一手资料，从而加深对周老的认识或了解，深化对周老的研究。

2017年6月下旬，姚德怀托《中国剪报》创始人王荣泰将《书信集》第一、二两辑的原件带回常州，翌年3月上旬，又将经再次清理后发现的周有光的书信29件等资料，复印、编辑成第三、四两辑，连同原件交笔者带回常州。这两批捐赠品，受托人均及时在他人见证下一一转交常州同心文化交流促进中心。该中心决定把原件交由常州市档案馆收藏，副本由常州市周有光图书馆收藏。除函件外，姚德怀先生的捐赠物尚有他个人所收藏的与周有光有关的信函、书籍等资料一批。

姚德怀是数学专家，却热衷于语文建设，与周有光结成忘年交，书信往还三十余载，共同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谱写了美妙的一章。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更**年期是指女性从性腺功能衰退直到性腺功能完全丧失为止的一个转变时期，包括绝经前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不少人认为更年期就是绝经期，其实是两个概念。“男子不过八八，女子不过七七，天地之精气皆竭”，女性在49岁前后会有月经稀少或不再来月经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绝经期。绝经期是仅仅指月经完全消失，换句话说，绝经是更年期的明确标志，并不是更年期的全部过程。

女性在绝经之前的几年就已进入了卵巢功能逐步衰退的阶段，具体时间因人而异，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时间。大部分发生在绝经前2至4年，称为

# 女性更年期保健

绝经前期。中医所说的“六七”阳脉衰退，大概在42岁之后开始，有些则可能发生在30至40岁之间，这是因为卵巢功能提前衰退引起的。

绝经以后卵巢的功能会进一步衰退，但尚未立即完全消失，大多要经历2至3年的时间，个别也有6至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更年期是绝经前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的3个阶段的总和，也成为“围绝经期”。每个女性的绝经过渡期长短各有不同，绝经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卵巢功能才完全消失，人就完全进入老年期了。

## 何时绝经

不同地区不同个体发生的时间会有差异。根据统计，大部分绝经发生在45至55岁，也有过早发生在30至40岁，因为卵巢功能提前衰退。

影响绝经年龄的因素包括：生活地区的海拔高度、气候、遗传、营养状况、家庭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母亲及姐妹的家族绝经年龄可以作为参考指标。一般上营养充足，卫生习惯良好的，绝经较晚；营养不良及高原地区的，绝经常提前；抽烟的人绝经年龄会提前1.5年左右；而多胎生育则可能使绝经推迟。

## 更年期症状

由于卵巢功能退化，女性荷尔蒙发生变化，雌激素下降，会产生种种生理方面的症状。如月经减少及不规律、烘热、潮红、盗汗、失眠等；精神

方面：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晕眩、冲动减少、性欲减低、疲倦、紧张、头痛、叹气等。

长期缺乏雌激素还会出现粥样冠状动脉、心绞痛、子宫阴道脱垂、皮肤干痒、头发干燥及掉发、尿频、尿急、乳房变小、

声音变低、阴道萎缩、性交疼痛、背痛、易骨折等症状。



文·李曰琳

## 更年期其它并发症

### 1. 骨质疏松症：

因缺乏雌激素，造成骨钙质流失，因此容易发生骨折。

### 2. 心血管发病率增加：

随着年龄老化，血管功能退化，胆固醇和三酸甘油也会增加，因而增加冠状动脉疾病的危险性。胆固醇随着低密度胆固醇LDL增加，冠状动脉疾病的危险性就越大；相反，高密度胆固醇HDL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使之不形成动脉硬化。雌激素可以增加血中高密度胆固醇，减少血中的低密度胆固醇，减少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根据统计，



男性55岁以前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是女性的5至8倍，女性在停经前比较少会发生心血管疾病，但是停经后的发病率和男性差不多。

### 3. 尿失禁和子宫下垂：

女性雌激素对维持膀胱和尿道黏膜的完整性，保持阴道内正常PH值有重要影响。绝经前由于雌激素作用，阴道呈酸性，对致病菌形成天然屏障，阴道因此有自净作用。绝经后雌激素下降，阴道上皮萎缩，自净作用减弱，尿道感染机会增加。同时随着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造成女性泌尿生殖系统的退行性改变。膀胱、尿道及阴道的支撑组织萎缩和肌张力松弛，再加上分娩时的损伤，长期增加腹压或先天性骨盆底组织发育不良等因素，容易导致子宫脱垂、阴道壁膨出或张力性尿失禁。所以绝经后女性经常有尿失禁、尿频或排尿困难的症状。

以上种种症状统称为更年期综合症。

## 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

现代医学以少量雌孕激素替代疗法，补充荷尔蒙，治疗更年期女性因自身激素水平下降而导致的更年期症状。除此之外，给予抗忧郁药，止痛药，镇静剂等等，根据具体症状进行治疗。中医则根据辨证论治，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给予不同的治疗。

常见中医证型有：肾阴虚和肾阳虚。

肾阴虚：表现为经断前后头晕耳鸣、腰酸腿软、潮热汗出、五心烦热、失眠多梦、口燥咽干、皮肤瘙痒、舌红苔少、脉细数以及月经周期紊乱，量多或少，色鲜红。

治疗原则：滋肾益阴，育阴潜阳

方药：六味地黄丸加减

心肾不交、肾水不足、不能上济心火，可见心烦失眠、心悸易惊，甚至情志异常、

头晕健忘、腰酸乏力。可用天王补心丹滋阴补血，养血安神。

肾阴亏、水不涵木导致肝肾阴虚，可见头晕耳

鸣、两胁胀痛、口苦吞酸、外阴瘙痒、脉弦细。可用一贯煎滋肾养肝。

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可见头晕头痛、耳鸣耳聋、急躁易怒、面色红赤、舌红脉弦。可用镇肝熄风散育阴潜阳，镇肝熄风。

肝郁化热，可见头晕且眩、口苦口干、心胸烦闷、口渴冷饮、便秘、舌红苔黄脉弦。可用丹栀逍遥散疏肝解郁化火。

肾阳虚：表现经断前后头晕耳鸣、腰痛如折、形寒肢冷、小便频数或失禁、带下量多、精神萎靡、面色晦暗、舌淡脉沉细迟、月经不调，量多或少，色淡红。

治疗原则：温肾壮阳，填精养血。

方药：右归丸加减

肾阳虚不能温运脾土，致脾肾阳虚，可见腰膝酸痛、食少腹胀、四肢倦怠、四肢浮肿、大便溏、舌淡胖、脉沉缓。可用健固汤加仙灵脾、补骨脂温肾健脾。

肾阴阳俱虚：可见时而畏寒恶风、潮热汗出、腰酸乏力、头晕耳鸣、五心烦热、舌红脉沉细。可用二仙汤加龟板，女贞子补肾扶阳，温肾阳血。

更年期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期，对女性尤为明显和突出。女性体内环境的不平衡，处于动荡、紊乱和调整的时期，通常是在青春期和更年期。

影响更年期的因素不仅仅是人体自然衰老的这个过程，更和女性本身的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正值社会家庭工作压力最大值的阶段：容颜老去，子女离巢，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事业需要冲刺成就等等。这些心理因素影响更年期的生活，进一步加重了身体的不适感。所以，平衡工作压力，和睦的家庭生活，以及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至关重要。多运动，练练太极、瑜伽都有助于控制情绪，舒缓压力，平衡阴阳，减少更年期症状。

**(各人体质各有不同，若服用以上中药方剂请咨询中医师。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 生命的春天

专访丁云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悲惨的童年记忆

出生于1952年9月的他无论如何都跟“春”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或许因为他的出生地——位于马来半岛西岸雪兰莪州的港口小镇巴生根本无所谓春秋之分，故而自福建安溪南来且断文识字父亲也就随手拈来个“春安”给他，叫起来颇顺口，听起来亦无甚不妥，但初闻其名者难免会做如是联想：此君莫非降生于春暖花开时节？

“老八了，上面四个哥哥，三个姐姐，纯属多余，跟阿猫阿狗没什么分别。”提起孩童岁月，坐六望七的他心头依然一片阴暗。

“不快乐，非常不快乐，如果一定要找个形容词，最恰当的莫过于‘悲惨’二字。”语气十分肯定。

“一条肮脏的河流当街穿过，上面飘满了垃圾和动物的死尸，黑压压的乌鸦飞起又落下……外劳充斥，黑帮横行，酒吧、舞厅无处不在，罪恶无所不在。”

听得人心口堵得慌。

“一点儿美好的记忆都没有？”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除了挨饿就是挨打。”

挨饿不难理解，生不逢时，任谁也无法逃得脱，尤其这个靠种植咖啡维持生计的十一口之家，孩子们刚刚学会走路就得自己到处找吃



的，不然饿死了恐怕也无人知晓。

令他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是与狗争食，那年他不足两岁，该是饿急了，抓起地上黑乎乎的狗食一把塞进了嘴里，因此落了个“狗粮”的绰号，具体情形如何因年岁太小早已全然忘却，只是哥哥姐姐们一再提起才在他心底扎了根。

挨打则令他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尤其是爸爸，虽然身体孱弱不堪，但打起孩子来毫不手软，春安清楚记得他一扁担下去大哥即刻头破血流，惨不忍睹。春安身上虽然不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流血事件，但脸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当然了，这其中也有哥哥们的“功劳”，似乎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给他们当出气筒。也许生就被欺负的命，上学后同学们也动不动对他拳打脚踢。

“全世界的人都在欺负我。”

果真不堪回首，听得人好心痛。

## 来自父亲的文学启蒙

曾在家乡做过私塾先生的父亲携妻南来后先在一家鞋厂任书记，后因英资渗透，不谙英文的他遭辞退，一气之下带着一家大小归隐山林务起农来。期间历经日军入侵，战后走出森林移居港口小镇巴士，购得一块薄地种植咖啡以换取微薄收入，一家大小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这个一家之主哪里还有心思考虑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况且自身的经历让他深信读书无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打工赚钱来得实际。母亲则斗大的字只识两个，那就是她的姓和名，对于孩子们读不读书她从来连想也不曾想过。

父母既不鼓励也无力供养，情形可想而知。春安的哥哥们只有三哥勉强读到小五，其余的在学校晃荡了两三年后也就走出家门当起了童工。三个姐姐之中只有三姐读到小学毕业，大姐和二姐则从未踏进过学校的大门，小他四岁的弟弟同样读完小学就走上社会成为了一名小混混。

春安倒是进了中学，但中途因交不起七块半的学费而辍学，年仅十四岁的他也就跟在哥哥姐姐们

身后步入劳动大军，开始自食其力了。

虽然父亲对他们兄弟姐妹极其严厉甚至堪称无情，但其实春安的启蒙教育应该来自父亲，只是那时尚不自知。犹记得小时候每晚在土油灯下拾掇咖啡豆时，父亲会给母亲讲《水浒传》，讲《三国演义》，讲《拍案惊奇》等古典名著，此时的春安就静静地在一旁帮忙干活边侧耳聆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他最早期的创作欲望应该由此而生。

遗憾的是在他九岁那年父亲就因罹患血癌撒手人寰，薄薄的父子情份就此划上句号。父亲对这个儿子以及他以后的作为可谓一无所知。

母亲倒是隐约得知春安的作家梦，她从来没在他面前讲过什么，只是看着油灯下儿子瘦弱的背影悄悄地摇头叹息。23岁那年他的短篇小说《小人物》获“香港环球文艺创作比赛”入围奖，拿到50马币奖金后，他请母亲吃了顿炒粿条，但母亲自始至终忧心忡忡，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不久就因肝癌过世，临终之前她对春安的大姐说自己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喜欢舞文弄墨的老八。

## 动荡不安的青春岁月

离开学校的春安一开始先在家里帮妈妈砍柴、挑水、采咖啡豆，不久就在离家两三公里的一个巴士刹找到了一份卖鱼的工作，月薪只有30马币，但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二十小时，有一次骑着脚踏车回家的路上他几乎完全进入了睡眠状态，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严重的睡眠不足令年少的他一次又一次濒临崩溃的边缘，他不止一次对着黑漆漆的夜空痛哭流涕，但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昏昏噩噩中挨了一天又一天。几个月后他换去一家冰水档卖水以赚取35块钱的月薪。后来他又走进一家农场养鸡，因为在水龙头洗油灯而被管工赶走（理由是混有灯油的水会毒死鸡只），带回家的只有两行冰冷的泪水。此后他又去另一家农场当了几个月猪倌，与猪只为伍的日子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1968年的春节过后，春安终于踩着几个哥哥

的足迹踏进了乌鲁冷岳森林锯木厂成为了一名锯木工人。劳作的艰辛、环境的恶劣、人性的卑劣甚至流血、死亡……赤裸裸展现在这个年仅16岁的少年面前，幸好有哥哥姐姐们丢下的“闲书”陪伴。

四年后的1972年，饱受身心摧残的他走出森林回到了巴生，并在住家附近的炼油厂继续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两年后他开始提笔写作，卖鱼虾的、养鸡鸭的，锯木工人、炼油工人、割胶工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获奖短篇小说《小人物》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沉迷于侦探，言情、武侠小说的创作，梦想着像琼瑶、金庸那样一举成名。

23岁那年母亲患肝癌过世，一个月后三哥遇火灾身亡，一连串的打击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死亡距离自己原来咫尺之遥，尤其年仅32岁的三哥猝然离世让他深感人生无常。

帅气潇洒、行侠仗义、极富男人气的三哥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如今他的人生完全陷入一片黑暗，他只能通过手中的笔努力找寻继续游走人间的理由。

## 专职流浪作家丁云

1978年，26岁的他在工作时伤了脚踝，只好辞工在家休养，痊愈后即开始了自己最为洒脱的一段人生旅程——一边流浪边写作。

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做丁云，甲乙丙丁的丁，云朵的云，从此随意飘飞，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在努力地逃避着什么，又在竭力地寻找着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哪年哪月，只希望能像三哥那样挨过32岁即心满意足。

母亲不在了，他身在何处、是死是活已无人关注；三哥不在了，那旋风般的身影从此不再吸引他的眼球。飘吧，飞吧，流浪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况且有了《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两个专栏的固定稿费可以保证不被饿死——所谓的“职业作家”不过如此这般。

一个背包，两本闲书，不管不顾一路直抵东

海岸，自关丹转而北上吉打，再沿西海岸南下回返。看风景，察民情，走走停停，无送亦无迎，自在而潇洒！

有了首次流浪的经验，接下来更随心所欲，南下北上，东游西逛，足迹踏遍整个马来半岛。

除了一篇又一篇的文学作品，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广交文友，从普通文艺青年陈小明到著名诗人吴岸，论文学、谈人生，推心置腹，不亦乐乎？在后者的引导下他开始接触近、现代世界名著，成箱成箱的“禁书”成为了他的精神食粮。

1980年丁云加入大马作协并担任“写作讲习班”导师，次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看山岁月》，1982年第二本小说集《载梦船》问世，同年他的短篇小说《围乡》获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1984年出版的《黑河之水》是他的第三本小说集。

就在这位靠微薄的稿费养活自己的“职业作家”渐入佳境的时候，“茅草行动”突如其来，他投稿的几家华文报被令关闭，断了生路的他只好南下狮城另谋出路。

## 狮城岁月

那是1988年，36岁的丁云凭借短篇小说集《看山岁月》及《载梦船》敲开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大门，成为了一名专职编剧，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片自来灰的云朵逐渐轻盈、透亮并多姿多彩起来。

第二年年底，他应邀北上吉隆坡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文艺营并做专题演讲，期间偶遇前来采访的梁萍秀女士并迅速坠入爱河，三个月后俩人闪电成婚。1990年年底这个已届中年的男人升级成为人父，两年后一家三口落户狮城，从此不再东飘西荡，他背后的女人成了最牢靠的支撑。

来到狮城的丁云除了做编剧也开始打造自己的《异乡梦》，其系列之一《走出孤岛》荣获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主办的金笔奖（1995年），横跨新马文坛的丁云更具大将之风。编剧工作亦风生水起，电



视连续剧《和平的代价》、《早安，老师》、《琼园咖啡香》等脍炙人口，广为传颂。

2000年，结束12年编剧生涯的丁云再次成为全职写作者，这一次他开始尽情享受坐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家奋笔疾书的痛快淋漓。次年，长达36万字的长篇小说《赤道惊蛰》完稿，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又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绝峰》、《1964，江湖再见》、《悠悠家园》及中篇小说《无望的都市》。

2005年，他的兴趣转向了少儿小说，一口气完成了三部中篇：《奇幻假期》、《鲸踪2081》、《梦飞船》，同时也开始了福音短篇、散文、及纪实小说的创作。

2006年，丁云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走访了东京、大阪、仙台、函馆四地并做了专题演讲，回来后他用文字记录了这场文学之旅，并集结成散文集《樱花路》，这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

几年后，长篇小说《攀绝峰》、《惊栗岛》相继出版。前者荣获“第二届方修文学奖”中长篇小说组优秀奖，丁云攀上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又一高峰。

“每一天都是上天的恩赐。”悲情不再，感恩满怀。

突然觉得“春安”二字其实饱含深意——写吧，写吧，好好写吧！丁云，你生命的春天其实刚刚来临，草初长，花含苞，满园春色指日可待。

## 后记

跟丁云初识于2016年8月7日，那天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他乡故乡》新书发布会，一同发布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惊栗岛》，那天我们并没讲几句话，但却对彼此的率直和真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的两年里又见过那么两三回，点点头，问声好，老朋友般。一次他说北上大马演讲时拿着我的《他乡故乡》并以其中一篇作为例文，大赞我的文字如何精美，大概他是真正读过我文字并在公开场合予以肯定的本地文坛第一人。不吝于公开肯定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之人，足见此人气度之不凡。

或许身份相似，或许脾性相投，采访时一问一答毫无顾忌，顺畅无比，但下笔时却并非想象中如有神助，究其因大概因为其作品既多又好实在难以取舍但又不可面面俱到之故，只好写写停停，尽力而为了。

问他走遍大马风景哪里最好，答曰瓜拉雪兰莪，空闲时定当前去体验一下这位小说写得不同凡响的仁兄当年的万丈豪情。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70年前在新加坡工作的妈姐在顺德均安筹建的冰玉堂。如今只剩下魂魄在轻轻回荡



# 四代人 四段路碑

## 李国樑寻根路上的体悟



文·林高 图·受访者提供

那天是圣诞节前夕，我和国樑约在大巴窑一个咖啡店见面。午后客人不多。正好，趁兴聊了大半天。对于国樑，我是有些了解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拂拂衣袖，离开职场，专注于民间记忆的搜集、整理、研究、著述和讲演。他的博客《从夜暮到黎明》不时刊载他的研究心得。问为什么想做这些？他说喜欢。我心里想，持之以恒，而且看见成绩，从2015年到2017年出版的著作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1》、

《这里是新加坡2》、《奔向黎明》和《大眼鸡·越洋人》。他铆足精神与热情，责无旁贷。这样的动力必须发自一个坚定的心愿，不是一个“喜欢”就可以带过。

坐下便从国樑眼下在编撰的两本刊物谈起。一、为广惠肇碧山亭编撰一本《广惠肇碧山亭历史与文物》；二、为鹤山会馆筹划和编撰一本《鹤山会馆历史与舞狮》。国樑说，大多资料得从尘封的储藏室、产蠹卵的纸皮箱中翻出来，找到蛛丝





李国樑的著作



马迹——那是文史耕耘的起点。当年活跃于会馆的老人各有一个记忆库，随着年纪递增，记忆递减，必须抓紧时间去听他们说，追溯到从前。国樑说：“我是通过会馆去寻根，他们是通过会馆找生活。”当初下南洋落脚于此，一贫如洗，举目无亲，会馆给了他们安全感，帮忙找工作，甚至帮忙筹措回乡的经费。因此，他们对会馆就有涂抹不去的情感。国樑小时常跟随父亲到会馆玩。后来他帮父亲写信寄家乡。姑妈写信来要求买这个那个，父亲总是尽其所能买了寄去。又后来，国樑萌起寻根意识，摸着石头过河，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他对寻根的认知就不只停在知识上，而是渗进感知基础里。我想起顾随的话：“诗中非不能表现理智，唯须经感情之渗透。文学中之理智是感情的节制。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是艺术。”（《中国古典诗词感发》顾随著，叶嘉莹笔记）若要回答“我从哪里来”这么一个问题，就不能单从学理的知性范畴去叩问，也必须落实到日常实践的“一知一觉”中，犹有进者，是可以从生活美学去体会它的精神品质的。因此顾随的话可以借用参考。

我发觉，国樑其实颇“节制”。他用祖母、父

亲、自己以及自己的儿女，四代人來描述他对寻根的思考，这里头有情感的融入，也有知性的转变。

他说：“从小我受祖母的影响大。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破产，祖母过番到星洲。顺德女子独立、刚强、刻苦。后来认识祖父，回返鹤山结婚，从此自认是鹤山人。1949年中国大陆时局不稳定，福建和广东两省很多农民南下迁徙。家里长辈觉得鸡蛋不好都放进一个篮子里，所以父亲来星洲，堂哥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台湾。那时父亲只有十七岁。十年后祖母南来与父亲团聚。我们住在新加坡河边。晚上祖母站在桥上看驳船熙来攘往，船来到桥下，若有所思，忽然说：‘阿嬷好想返屋企啊！’我说家在楼上。‘唔系，屋企系乡下。旧时坐船落南洋，而家坐番只船返唐山。’祖母竟买了她生平唯一一次大彩，没中。过不久，祖母晚上下楼倒垃圾，摔进沟渠里。我随父亲去医院看祖母，祖母催促我们回家，说她没事。回来没多久就说祖母往生了。祖母想回家，到底是怎么一个家？我有疑问。”

“父亲是印刷工人。70年代父亲的月薪是350元。除夕老板发花红，每人10元。养4个孩子，担子是重的。曾听父亲叨唠要回唐山去。我私下琢磨父亲的意思，回唐山种菜捞鱼，房子有了，过日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后来发觉父亲的想法有了转变。我出来工作，家庭经济比较宽裕。父亲申请到三房式组屋，开始有家国的感觉。1991年我遂其心愿，带他回乡。种菜的园地没有了，原来的房子不见了，政府于文革后为移居国外的原村民重新



新加坡的梅姓人士回到台山建立的梅家大院



鹤山古劳：前生产大队的队员李鹤龄自告奋勇，带我在凌乱的墓碑中寻找南洋的足迹

分配房子。村子里盖起三层楼。人情味不再是从前的人情味。我陪父亲回去两次，发觉父亲的心情转变许多，回去更多是寻找记忆。他在村口买烧肉、爆竹。回到老家便迫不及待地燃放爆竹。然后分红包，每个人民币10元。是庆祝自己终于回来了吗？但是，他不住下，他说他的家在新加坡。后来他以脚乏力为借口，不想再回去。”

国樑说他没有故乡的情感包袱。但是，“我从哪里来”变成他思考的生命路标，他有了追问生命价值的自信。他说：“我回到祖母和父亲的老家古劳看堂哥表哥，心里问：为什么我和他们不一样？现在的新加坡不同于祖母和父亲时候的新加坡，同样的，现在鹤山古劳不同于祖母和父亲时候的鹤山古劳。堂哥表哥问我，为什么要寻古墓拜祖先，中

国已不流行这一套。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大大改变了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素质。有趣的是，近两年又开始见到祭祖的习俗。他们似乎觉得，必须面对丢失的记忆和重建记忆的问题。”

国樑联想到他接触的前马共。他们反殖抗日，不论出生于马来亚或中国，都共同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而不惜以武力抗争。后来他们有的留下，落地生根；有的选择回中国，落叶归根。民族情感炙热，有目标，勇往直前是他们的特点，而且意图以政治斗争的手段达致目标。国樑觉得他是从文化心理去寻访和思索，他的方向和前马共是不一样的。

国樑研究《广东妈姐》的过程也获得不小的启发。妈姐勤苦工作，寄钱回家。妈姐知道，家乡的人要的是钱。妈姐却没有舍得情，斩断这条根。“钱”和“情”变成联系家乡和自己一条被拉扯着的绳子。许多妈姐梳起不嫁，“家乡”渐行渐远，却仍挂念一个问题：死后到哪里去？她们怕死。未嫁的妈姐不肯回父母的家，她们相信回去有损于家庭的兴旺。她们住在姑婆房(牛车水、水仙门、丹戎巴葛都有姑婆房)、斋堂和广惠肇留医院，不免谈论自己的未来。她们有自己的志气，自己的心事，自己的忧虑。70年代许多妈姐选择回乡，却早在40年代末就在顺德均安筹建一座“冰玉堂”，希望百年后神主牌就安在里头，有人供养。此外，妈姐相信买个丈夫(名份)就不会成为无主孤魂。2017年国樑再访“冰玉堂”，发现贴上红纸的神主牌(未亡人)没有了。一个时代把妈姐这样的小人物推入大海，茫茫跟从同船人漂到命运的极端，到苦难。俱往矣！如今剩下一栋建筑告别那个时代，而魂魄不散！对于妈姐，根之所在就是家乡的亲人、自己死后的归宿。

时间的流逝斑驳了记忆，记忆在历史迹线里酝酿着。时间在万里行程上掩埋了记忆，记忆不断被发现、被挖掘，在缝隙与断简里。然而，记忆不长在树上，熟了掉下来让你去收成。班雅明在《柏林纪事》(A Berlin Chronicle)这样说：“有人若试图



触及自己被深埋的过去，那么他必须扮演挖掘者的角色。挖掘与否决定了一个真实回忆的语调与姿态。他必须毫不畏惧地一遍又一遍回到同样一件事情上，像揉碎土块般将之揉碎，像掀翻土壤般将之掀翻。因为那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块矿床，一层沉积，只服从于最细微的观察。”（李有成著《记忆》）国樑在做的正是搜集、整理、发现、链接的工作，希望做到补其所遗，还其缺失，勾勒完整画面的初衷；进而从整体社会发展进程的宏观视角，看到民间群体所付出的贡献，并肯定他们应有的位置。

也因此，国樑明白了一个道理，从本土出发，寻根的行程是没有尽头的。既往后追溯，也必须向前瞻望。寻根，不是从地理上追问自己从哪里来？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塑造了自己今天的模样？同时，也必须从社会、宏观的角度去看、去肯定小人物创造的价值；他/她们是常被忽略的边缘群体。因为看到别人的价值所在，他们的精神寄托，就会懂得用更为包容的态度去看人生、去看社会。说白了，寻根是对自我之生命价值的体认与肯定。

我问：儿女怎么看父母热心投入的工作？儿女十来岁跟父母下乡看爷爷的老家，后来不愿意再去。儿女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不一样。国樑说他努力做到的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以后有心人“去怀想”，“去看见”，“去挖掘”。他不勉强儿女做什么。他相信有一天儿女会寻找到自己的心灵故乡，问自己：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就聊到优频道播映的一个颇受欢迎的节目《新语研究所》，谈论民间语言混杂/融合的现象，比如医生，民间用语是：老君dukun / 先生singse；结婚，民间用语是kahwin；警察，马来语是mata-mata，华人简化为mata；马来语也叫警察为anjing besar，华人叫大狗。这个节目共13集。本地文史工作者林恩和、赵慕媛、吴庆辉、李国樑受邀讲述相关词语在本地各语种(包括华人方言)之间相遇并行的情况。“新语”其实就是本土语言的根，年轻人可以从这里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空间，包括

现实与历史的纠葛。国樑说，碧山亭文物馆创立后，不时有中年人、年轻人去参观，一版一版仔细看图文，可见设立这么一个平台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2011年至今，国樑到访的城镇乡里不下30个地方，包括槟城、马六甲、柔佛州、霹雳州和彭亨州。早期华人最先到的地方，比如陈厝港、太平……还有泰国的勿洞，福建省和广东省的厦门、同安、南安、漳州、泉州、佛山、三水、海南等等，还有台北和金门。亲身视察，对人、地、事、物，必有所见以拓展视野，有所悟以填补自己思想的缺陷。

国樑的太太吴美珠是他的得力助手。每次出国，美珠结伴相随之外，也帮忙记录、整理、补遗、校对……新书出版有她的一份心力。我觉得，踏实、不浮夸是国樑的优点。他心有专属，矻矻孜孜。我唐突地问：“对于过去的诠释，会不会被自己情感的倾向所美化而误判？”他自信地说：“不会。”他参阅的资料是多方面的：报纸方面有《叻报》、《新国民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还有会馆刊物，口述历史馆；有时会追溯到元朝出版的《岛屿志略》。他读邱新民、许云樵、饶宗颐、柯木林等人的著作，也从黄坚立、吴庆辉、周维介、林志强、苏芸若、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等人的研究文字中吸取新观点。18世纪英国开始有文字记录新加坡的事迹。此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记载的14至17世纪新加坡历史，英国人也翻译成英文。可以说，凡有的资料他都尽力涉及、参阅，包括古今中外，华文、英文和马来文。国樑在端蒙中学毕业后报读新加坡工艺学院(SP)，工作数年后报读南洋理工大学(NTI，如今的NTU)获机械工程学位。后来得到国防部奖学金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攻读海事建筑硕士学位。他受过传统熏陶，西方治学训练，懂得做事必须靠知识，有理性。他也知道，真诚的动力是源自于情——渗进理智的情感。他会提醒自己不让感情遮蔽了真相。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无名英雄

编剧·茹穗穗

## 出场人物:

物业部唐经理、物业部秘书西西小姐、物业部值班主任蔡先生。

## 电话中的画外音人物:

物业部小淘、王信、工程部尚经理、保安部林经理、租户方先生等。

(一间办公室，有两张办公桌和数把椅子，灯光渐亮。秘书西西坐在办公桌前，桌上的红、白、蓝三部电话一起响起来，西西接听红色电话)

**西小姐:** 物业，早上好!

**蔡主任:** (电话音) 西西，给我转救火队长，大厦房顶水管又漏水了。

**西小姐:** 他家里有点急事，现在没有到办公室，你先派工程部的技工去修理啊。

**蔡先生:** (电话音) 我能处理还打电话给你? 两个技工临时紧急休假，还有一个技工休病假，上次就是救火队长找外面的技工才修好的。

**西小姐:** 那我马上打电话给他。

**蔡先生:** (电话音) 快点打，赔偿事小，得罪了大厦的主要租户，下次续约可就是大麻烦了。

(西小姐放下电话，接通了唐经理的手机)

**西小姐:** 唐经理，房顶水管又漏水了，工程部的技工碰巧都休假，蔡先生请你联系外面的技工。

**唐经理:** (电话音) 告诉蔡先生，我现在联系，20分钟内让技工到场。

**西小姐:** (打通蔡先生) 蔡先生，唐经理说技工在20分钟内就可以到场。

(办公桌的红、白电话一起响起来，西小姐接听红色电话)

**西小姐:** 物业，早上好!

**物业部小淘:** (电话音) 西西，转救火队长，顾客投诉三

楼2号健身器材商店出售次品货或假货，售货员服务态度差，正在吵架呢。

**西小姐:** 唐经理还没有到，你让保安人员协助处理。

**小淘:** (电话音) 保安劝说无效啊，这顾客凶巴巴的，把保安骂走了，看样子要和售货员打架了。你别激动，你冷静一些，你不可以打人啊，有话好说，哎哟，你推我干嘛!?

(西小姐放下电话，打通了唐经理的手机)

**西小姐:** 唐经理，小淘说，顾客投诉三楼2号出售次品货或假货，售货员服务态度差，保安劝说无效，听小淘在电话中的声音，已经开打了。

**唐经理:** (电话音) 你打电话给公关部吴大姐，让她立即去协调，以免影响到大厦的声誉。提醒她带上大厦的购物礼券。我就要到办公室了。

(西小姐打电话)

**西小姐:** 公关部吴大姐吗? 我是西西，顾客投诉大厦三楼2号出售次货或假货，售货员服务态度差，正在打架，唐经理让你去协助解决，请带上大厦的购物礼券，谢谢你。

**吴大姐:** (电话音) 好的，让救火队长放心，我马上去处理。

(蔡主任上场)

**西小姐:** 蔡主任，早上好!

**蔡主任:** 西西，救火队长呢? 我今天头疼事情特别多，刚把房顶漏水的技工找到了。23楼租户又报告空调坏了，不制冷，租户马上有重要会议，怨气冲天，说2小时内不修好，他们将要求大厦高额赔偿。

**西小姐:** 工程部技工去检查了吗?

**蔡主任:** 查了，技工说需要更换零件，上次那批



零件现在不生产了，已经没有配件了。

**唐经理：** (身穿西装的唐经理进门)大家早上好!  
(走到办公桌前，脱掉西装，放下皮包。)

**蔡主任：** 早上好，救火队长，有急事报告，23楼的空调坏了，不制冷，租户有重要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他们说2小时内不修好，只能更换场地开会，并要求大厦高额赔偿。我让工程师到场检查了，说需要更换空调的零件，而上次那批零件不生产了，工程部买不到了，没有配件了，你说怎么办？

**唐经理：** 你沉住气。先做好租户的安慰工作，同时马上让工程部提供一个应急方案，在2小时内争取修好，如空调实在不能达到标准温度，可安排大厦8楼的会议中心供租户免费使用。

(蔡主任对西小姐说) 西西，给我接工程部尚经理。

**西小姐：** (打电话) 尚经理吗？物业蔡主任找你(转线给蔡主任)

**蔡主任：** 尚经理，有关23楼的事，制冷配件找到了吗？这事情关系到租户对大厦的满意度。现在只有两小时，你的应急方案是什么？(对方在电话中阐述方案……)好的，第1个方案太花时间，放弃，你马上开始第2个方案。救火队长说了，2个小时内如果不能达到正常的制冷温度，你电告我们，我们联系8楼的会议中心给租户免费使用。

**蔡主任：** (挂了电话) 我去租户那里看看。  
(办公桌的红、蓝电话一起响起来，西小姐接听蓝色电话)

**西小姐：** 物业，早上好！

**租户方：** (电话声音) 西小姐，我是20楼的租户方先生，请问救火队长今天中午有空吗？想请他吃顿饭，上次他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们要好好谢谢他。

**西小姐：** 好，我问一下(转身问)，唐经理，20楼租户方先生问你今天中午是否有空，他请你吃饭？

**唐经理：** 我没空，谢谢他了。记得，你先接听红

色电话，精力放在处理紧急情况上。

**西小姐：** (对着电话) 方先生，唐经理说他忙，没有空和你吃饭，谢谢了。

**租户方：** (电话声音) 好的，那就改天吧。  
(办公桌的红、蓝电话一起响起来，西小姐接听红色电话)

**西小姐：** 物业，早上好！

**林经理：** (电话声音) 西小姐，保安部林有急事找救火队长。

(西小姐转线给唐经理) 保安部林经理。

**唐经理：** (接电话) 什么事？

**林经理：** (电话音) 一楼租户安排今天下午2点的歌星见面会，目前已经人潮拥挤，我们安置了铁栏杆和排列的座位，已经被人群挤得乱七八糟了，现在保安人员值班和在办公室轮值的人员都过来了，人手还是不够用，可以借物业部的人吗？

**唐经理：** 不行，我们需要保留人员应付紧急事件的，对不起。你先尽量把能调配的人员都调上去，保安人员均配备上武器，有震慑的作用，另外带上应急工具箱和医疗救护设备，必要时让保安用大喇叭来维持秩序，人员实在不够用，你们找公关部帮忙吧。

**林经理：** (电话音) 那好吧，谢谢你。

(办公桌的红、白电话一起响起来，西小姐接听红色电话)

**西小姐：** 物业，早上好！

**王信：** (电话音) 西西，王信在17楼，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西小姐转线给唐经理) 王信的电话。

**唐经理：** 什么事？

**王信：** (电话音) 救火队长，紧急状况，我刚才打电话给值班蔡主任了，他没有接听。我在17楼，这层3号电梯操作失灵，门打不开了，电梯也不能上下，租户按了紧急按钮，并从电梯里打了紧急呼叫号码。我已联系了工程部，但技工还没有到。有9人被困在电梯里面15分钟了，怎么办？

**唐经理：** 你不要慌。你如慌乱，租户会更加紧

张，知道吗？听我的指示，

1. 请继续联系工程部，让技工尽快到场。

2. 打手机给困在电梯里的租户，让他们保持镇定，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擅自把电梯门掰开，这样做他们有坠入电梯井的危险。

3. 我3分钟内会到现场。

(唐拿起手机出门，对西西说)我去17楼。

(1分钟后，蔡主任进门)

**蔡主任：**我回来了，空调问题解决了。救火队长呢？

**西小姐：**他去处理17楼电梯失灵的事了。

**蔡主任：**23楼空调制冷恢复正常，你猜怎么做的？把那个空置单元的制冷配件拆下来给23楼先用，拆东墙补西墙啊，再补充加入制冷剂。

**西小姐：**这老一套做法也要改改了，要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才行。

**蔡主任：**没有配件供货了，能有什么其他好办法？我喝杯水，还要去巡查。

(蔡主任正在倒水，大楼消防警报声响起，持续了1分钟。)

**西小姐：**(打电话) 监控室，我是物业西西，怎么回事？为何有消防警报？今天没有安排消防演习啊！

**监控室：**(电话音) 西西，我们正在调监控记录，查明原因。

**蔡主任：**不用查我也知道，你信不信？那10楼租户在走廊或厕所抽烟了……

**监控室：**(电话音) 西西，经检查，大厦10楼租户在走廊上抽烟，烟感器被启动了。监控室马上向全大厦发广播通知。

**广播声音：**各位客户请注意，刚才的广播警报现在解除，经初步调查，是由于个别租户违法抽烟启动了烟感器，故这是一个消防误报，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蔡主任：**我说的对吧？10楼的租户太可恶，又要发“警告信”给他们了。

(唐经理进门)

**唐经理：**17楼电梯困人，刚刚搞定了，真是惊险

啊。受困的客户等不及工程部技工找解决方案，他们在电梯里面拼命扒门。还好我们在外面喊话，让他们不要自行乱搞，那可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后技工设法把电梯门打开，让9个人脱离困境。哎呀，这些电梯运行18年了，我们需要做大修了。西西，冲一杯咖啡给我好吗？蔡主任，你也喝一杯？

**蔡主任：**我不喝了，谢谢，早上喝过一杯。(西西走出门去冲泡咖啡)

**蔡主任：**我去看看10楼的情况，刚才10楼租户抽烟又把烟感启动了，真是太过分了。我准备发出第三封“警告信”，发出后如果10楼租户还不改正，就发“罚款通知单”了。我先去忙了。

(西西端了一杯咖啡进门) 唐经理，你的咖啡。

**唐经理：**谢谢，真要靠咖啡来提神啊。(唐经理坐下喝咖啡。)

(办公桌的红、白电话一起响起来，西小姐接听红色电话)

**西小姐：**物业，中午好！

**小陶：**(电话音) 西西，快接救火队长，小陶SOS呼叫！

**西小姐：**(转线给唐经理) 小陶紧急电话

**小陶：**(电话音) 我现在在4楼8号的铁板烧店门口，铁板烧桌上的煤气炉的煤气泄露，局部着火了，店里到处是烟，已经打了消防局电话，他们说要4分钟消防车才能到，怎么办啊？

**唐经理：**你没有常识啊？赶快先救火啊！

(唐经理放下杯子，立刻站起来拿起手机，对西西说：)

我去4楼，安排所有物业人员赶到4楼8号帮忙，你守着电话不要离开。

**西小姐：**好，知道了。

(看着唐经理快步出门远去)，唐经理，这次你要当真正的救火队长啊！

(灯光暗，剧终)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 《源》杂志

##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19“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剧本。为了配合2019年新加坡开埠200年的系列活动，《源》杂志特征集以“无名英雄”为主题的剧本(小品)。以下是“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剧本(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剧本(“无名英雄”为命题的小品创作)以10分钟左右的表演长度为宜。

投稿：即日起至2019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作品如已在其它媒体发表过，务请注明。

###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rong@sfcca.sg。

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19 - 15.07.2019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354 4078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cholarship/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